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四

徽宗

宣和四年正月辛丑朔[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同

御製艮嶽記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詔旨並載記文[案]陳桱薛應旂畢沅續通鑑竝係四年[illegible]不書月日云是歲萬壽山成[illegible]製艮嶽記以紀其盛略本亦作萬歲山然萬壽萬歲之名皆起四年以後是歲當云艮嶽成耳陳均編年備要政和七年十二月萬歲山成[原注]上之初即位也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傑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喜於是崇信道敎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至是命戶部侍郎孟揆棻土增高以象餘杭之鳳凰山此益爲艮嶽之原始故初名鳳凰山山在神霄寶籙宮後嗣因神霄降臨其詩有艮嶽排空霄之句賜名艮嶽五年六月朱勔進太湖巨石高六仞廣百圍時新得燕山因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置之艮嶽勔亦加節度六年九月金芝産艮嶽之萬壽峯詔改名壽嶽於是艮嶽遂共稱萬壽山萬歲山亦曰壽山其山居宮城之艮方正門曰陽華故又稱陽華宮以上竝據宋史地理志各本前後皆書萬歲山成蓋據其後名而

不究其始名耳是歲尚稱艮嶽故記名即曰艮嶽記也宣和五年六月十二日甲午九月九日己未六年九月十七日庚寅並可參考御製記文九朝編年備要及無名氏宣和遺事並云凡數千言原注云具載詔旨其書已佚李濂汴京遺蹟志載有徽宗御製艮嶽記畧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璧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荊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瀰滿吞山而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猗鳬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記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壑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有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峯岫開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附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故名之曰白龍淵濯

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雪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有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眞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亭復由蹬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忽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高三丈許號曰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其右極目蕭森居其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澗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眞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則有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雲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草四面皆竹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溪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迊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眞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力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概焉耳又王偁東都事略朱勔傳附據蜀僧祖秀陽華宮記亦數千言載此更詳今不贊出周密癸辛雜志曰宣和閒艮嶽之役與遠[illegible]鞏致不遺餘力嘗聞汴京父老云艮嶽之取石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

之處乃先以
驟極堅始用
水中旋去泥
十皆梁以雄
能致雲務後
雄黃數千斤
巨瑠爭出新
童買願役其
者數萬翁輒
大喜命子之
籠畜者置官
司以總之

膠泥實塡衆家外以麻筋雜泥固濟之日
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侯抵京然後浸之
土則省人力而無他處又萬歲峯大溯數
黃及盧甘石雄黃則辟蛇蝎盧甘石天陰
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而請買之几得
盧甘石數萬斤岳珂桯史曰艮嶽初建諸
意有市人辭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於
問一口嶽宗翁幸遠闆清道聲呈而肇翔
先以可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鴐上
官資子加厚遂自命局日來儀所招四方

癸酉金人破遼中京

天祚有四子長趙王
望秦王母元妃之兄
晉王母文妃娣適耶
過余觀家奉先密告
上皇撻昌里妻等皆
執歸女眞女眞用爲
率騎兵五千奔雲中
天祚至雲中取馬二
抉怨軍謀立滔滔郎
天祚爲湘陰王淳主

紀事本末卷白四十三案續宋編
年資治通鑑金人陷遼中京先是
次晉王次秦王次許王晉王有人
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曾
律撻昌里妹適余觀得立昌里妻嘗
其結余觀將立晉王尊天祚爲太
在誅文妃亦死獨留晉王余觀懼
先鋒遼乃殺晉王死非其罪天祚
留宰相張琊李處溫趙燕王滔守燕
千匹人夾山處溫及都統蕭幹遂
位於燕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
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

以北諸蕃部天祚主之遼國自此分矣金人追至雲中
蕭查剌降進追天祚幾及凡轄重及其幼女皆俘獲之
耶律淯既立遣使來告謝上以天祚在夾山淯安得擅
立令雄州卻之至五月耶律淯死蕭幹與大石林牙立
淯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八月阿骨打追襲天祚於
國尾鄉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
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於是乘勝遂因秋
成並遼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宋史及薛應斬宋元
通遙月日並同畢沂績資汴通鑑從遼金二史云癸酉
金部統杲兌遼之高恩同統二城乙亥陷中京癸酉為
正月十三日乙亥十五日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作十
四日與汪蒞謀夏錄同遼史地理志中京虞為營州夏
屬冀州周為幽州之分秦郡天下是為遼西漢為新安
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唐太宗伐高麗駐蹕於此部帥蘇
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眾內附為置饒樂都督府咸
通以後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復抗太祖建國舉族臣屬
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瀆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
狀因議建都統知二十四年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
二十五年城之貢以漢戶號曰中京路府曰大定府統
州十縣九續宋編年云云原本係之三月其文與九朝
編年備要三月遼主天祚奔夾山耶律淯立原注悉同
是此條本紀耶律淯立及天祚奔夾山事故保三月其
前書正月被中京事是追序後書十月屯奉聖州事是
連及岡長編通例惟長編於追書事其首句必曰初曰

先是以別之其中開本事必係月日此條先是云云在
金陷中京下明是因專書中京事而追序以前事也此
事谷本並係正月而金人陷遼中京一句正與紀事同
文若仍係三月事疑複誤故不從原係取附正月十三
日下遼史宗室傳晉王小字敖盧斡積有人望內外歸
心保大元年南准都統耶律余觀與其母文妃密謀立
之事覺余觀降金文妃伏誅敖盧斡實不與謀免二年
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斡得人心不忍加
誅令縱殺之或勸之亡敖盧斡曰安能為蕞爾之軀而
失臣子大節遂就死又后妃傳元妃蕭氏小字貫哥燕
國妃之妹宮掠稱其寬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
父房之女乾統初帝幸耶律撻葛第見而悅之匿宮中
三年冬立為文妃生蜀國公主晉王敖盧斡尤被寵幸
以柴冊加號承翼諸皇子敖盧斡最賢元后兄蕭奉先
深忌之誣南軍都統余觀謀立晉王以妃與聞賜死趙
德麟侯鯖錄亦云文妃喜文墨書作史詩以諷諫被誅
後其子晉王亦讒鑠受誅蓋母子俱賢也蕭夏錄曰阿
骨打命其弟兀魯國相勃極烈并粘罕兀室等悉師度
遼而西命降將余觀為先鋒宣和四年正月十四日陷
中京是歲天祚在燕聞報懼即日出居庸關就鴛鴦
濼飛放贊引辟也尋聞余觀為前鋒蕭奉先說天祚曰
余觀宗支也豈欲亡遼哉不過欲立其甥晉王耳何惜
一子伐其姦謀天祚惑之賜死晉王賢死非其罪聞者
無不揮淚自此人心益攜三月十一日報余觀兵至天

祚震驚人莫爲用率衛士五千奔雲中應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爲金掠道中衛兵稍引去能從者獨趙王梁王與三百騎爲金人追及由石窟寺遁去過雲中見留守蕭查剌撫之曰賊至善守城取馬二千匹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入夾山金人至雲中蕭查剌與都轉運使劉企常開門降於是雲中朔蔚等州皆沒屬焉遼史拾遺曰初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溫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處能直樞密院李奭爲少府少監提舉翰林醫官李爽陳綬十餘人嘗與大計並賜進士及第授官有差蕭幹爲北樞密院使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改怨軍爲常勝軍於是肆赦自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樞密副承旨王居元充告謝使語宋至白溝等候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

卻之人使遂回三朝北盟會編日燕王臥病於城南瑙
池毀李頗父子與陳祕等陰使奚契丹請貴人出宿侍
疾燕王危爵處溫託故歸私第欲閉契丹於門外然後
之王師爲聲援契丹知之遂不果又曰耶律滔死無嗣
蕭幹等立其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福元
年爲德與元年趙貫嗣燕囊奉使錄日阿骨打親顯兵
甲數萬初欲趙中京道中闐契丹主聚兵於五圖崖亟
頭兵襲之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
僞驕馬蕭規天祚引數騎遁去及夏圖主引兵數萬囊
天德軍女真都元師遣其僞將甯朮割婁室字墓統兵
七千與竈人逆戰於阿磨下水夏人敗走是時秋釋積
遼山水遇至河纍湧人馬弱死沓不知其數金人已再
殺敗契丹又戳敗夏國兵驕氣餘所至殺掠無奉其下
大厭之因秋成遂來並邊阿骨打屯奉聖州之東粘罕
兀室屯應州之南甯朮劉婁室打洪州之西牧馬休兵
請議事於朝廷以上各說較續宋編年爲詳而亦徽有
興同耶律滔之死三鞘北盟會編係六月二十四日辛
亥薛應斯宋元通鑑畢沆績資治通鑑係六月十五日
壬寅王傳東都事略陳極通鑑續編並係六月此云五
月恐誤金襲天祚五國崖角都統蕭規各本作石號歸
禽剖都統蕭特烈事在八
月二日己丑亦興此少興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
府（原注）內侍官謂之家臣自古無賜坐者其在禁中

則不可知外廷未嘗見也時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視宰相師威爲閤府亦觀宰相每春秋大燕樂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疇之禮且家臣爲師傳於義尤侍貫以領樞密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御自屏後入內易窘彩與舉奄爲伍出則爲大臣富禮致之降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博宋史正月丁卯以梁師成爲開府儀同三司與蔡攸加少保同日薛應旂宋元通鑑畢沅續資治通鑑月日並同王偁東都事略師成本傳云宣和四年以太尉提舉明堂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節度使又進少保據蔡攸傳時以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進少保是師成以正月七日加開府節度復與攸同進少保也長編元豐三年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及侍中同平章事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又開府儀同三司至通奉大夫以上無磨勘蔡絛鐵圍山叢談云祖宗時朝班燕會多襲唐制樞密使本以臣官爲之位敘甚舉故過大燕則親王一人伴食於客省國朝樞密使備士爲之貴股肱大臣故皆得列坐而與燕會矣然臣寺莫盛於宣和時在元豐時有李憲者已節制陝右諸軍及崇寧初始爵寄班法因後任事大觀後有官至皇城使其建者則引進客皆矣政和三四年由上自攬權政歸九重而後皆以御筆從事於是臣者乃出無復願忌童貫監王厚軍下青唐後因盡擄陝右兵柄政和末褒領樞筦

擅武柄主廟算
輔政書一時宰
行文書而已諸
廉訪使者或置
太評少保節度
臣奴事之省並
師成爲恩府先
麻制必極力爲
術云據岳珂憐
散歛官非幸栖
柰倍甚於元豐
用李憲時矣
而梁師成者坐籌帷幄其事任類古
相執政恐出其門卿中書門下徒奉
司務局爭奏乞中官提領外人則有
系受官宣和之初暨中閣宦路有至
使正使承宣觀察者比比焉朝廷實
有王丞相繼又有王右幕安中翰呼
生拜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師成
好辭美句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
邪錄云元豐奇祿條目閣府特進爲
不除則知政宣時宦寺之橫宮制之
〔又〕二月雨壽〔案〕宋史係二月十四日癸卯云二月丙
申以旱禱於廣聖宮郎日雨癸兆雨雹畢沅續資治
通鑑月日同且有庚寅朔日食此據遼金
史補也蝗錢氏四史朔閏考二月庚寅朔
〔案〕錢大听四史朔閏
三月考三月係庚中朔

丙子詔諸提舉神霄宮監司解發有道行能行天心正法及拜章有應驗道士逐路各三兩人赴提學道錄院審察取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李埴十朝綱要亦係三月丙子各本無之

重和元年正月甲辰御筆天下州軍道神霄宮處監司候了日分詣檢察又六

月乙卯御筆應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並不隸道正司
令逐路提舉官管句並可參照程俱麟臺故事曰政和
中祕書省四案外增道敬案政和七年始置提舉祕書
省道錄院以大學士至使相三孤充此職置管勾文字
官二員視殿中丞時蔡
攸提舉兩街道籙院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辛祕書省太學〔案〕宋史及
王偁東都事略畢沅續資治通鑑並云三月辛酉幸
太學祕書省賜祕書少監翁彥深王時雍國子祭酒
韋壽隆司業權邦彥章服館職學官諸生恩錫有差
九朝編年備要云命祭酒章壽隆講書司業權邦彥
講詩下武董史皇宋書錄引會要云宣和四年三月
幸祕書省宣示御書千文十體書洛神賦行草近詩
并御書既恩許分賚宰臣編黎恩獨賞匹紙金花千
文一軸御書二十二軸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唐有宏
文集賢史館皆閣冊之府本朝草昧至熙甯始大備
通直左昇龍門建祕書省聚書養賢其閤并三省皆
任故號三館祕閣中更天聖火復再立親舊亦甚偉
而祕書省之西切近大慶殿故於殿廊闕房子門以
招通過乘輿出幸必繇正寢而前則廳壽省官自角
門于入而班於大慶殿下逕車駕起居及還內亦如
之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旨徙祕書省於外在宣德
門之東亦古東觀顏云宣和中始告落成上因題故
事爲幸之御手親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軸以賜三館

語羣臣曰世但謂藝祖以神武定天下且弗知天縱
聖學筆札之如此也今付祕閣永以爲寶於是大臣
近侍因得稽拜太祖書札有類顏字多帶晚唐氣味
時時作數行經子語又問有小詩三四章皆雄偉豪
栄動人耳目宛見萬乘風度往往跋云纖衣土書似
倒徵時游戲翰墨也時又賜閣下小李將軍唐明皇
幸蜀圖一橫軸吾立侍在班底略之胸中竊謂御府
名丹青若灑陛曹展而下不廼數十百今忽出此何
不祥邪古人之於朝覲會同得觀其容儀進作即可
以知其將來休皆取是舉坐押若有爲之先兆者矣
程俱麟臺故事云政和中車駕幸祕書省在省官皆
進秩一等人吏轉資卒使支賜有差宣和四年三月
二日幸祕書省遷轉支賜如故事祕書少監提舉所
管勾文字官乃賜章服是川遂幸太學時新省已遷
端門外先是有司下尙書禮部取幸祕省太學儀往
兩幸祕書省獨無有蓋祖宗朝崇文院在禁中寶天
子圖書之府從容臨幸駐步可及不與佗司比儀衛
侍從取具謁時可也故前此不具儀往俱以爲令省
既在端門外備千乘萬騎具官而後出不可無述時
備員南官於是退紀是几儀往以備佗日有司之采
云車駕將幸祕書省命提舉祕書省官擇日以閤前
一日宰相至省閱視提舉祕書省提舉三館祕閤官
皆詣省閱視供張文籍書畫古器等排比儲侍在省
職事官皆省府賓明皇帝御祥曉殿幸執侍從以下

起居導駕如常儀在省官吏皆迎駕於馳道之東本
省西便門之外是日特宣前宰臣亦於此迎駕車駕
入御道從山堂幄須與右文殿班齊駕坐右文殿宰
執侍從皆侍立有司奏宣到某官姓名起居訖升殿
立祕書少監以下在省官起居舉三館祕閤中貴
人以手詔授祕書少監受訖與在省皆再拜駕興
詣祕閤宣尋臣觀累朝御書御製書畫古器等皆列
置祕閤下正字以上皆侍立閤下退立班右文殿下
上御右文殿皆賜坐賜茶從官以上坐殿上祕書少
監以下坐兩廡用中墩太學用席中墩異恩也賜茶
訖坐者皆起在省官再拜等庭下提舉三館祕閤及知
閤門中貴人唱賜御書官等恩例駕興改章服者皆受
賜殿門外上再御提舉廳事須與宣召宰執從官及
持宣召等官觀御府書畫傳呼置笏皆置笏趨至庭
下詔無拜明不要拜首奏聖躬萬福以文升上離
御欄就大書案出祖御書及古書書皆聚觀餘官
不敢前者詔別設書案於前命提舉官或保和殿學
士持以示之許得縱觀宰執賜御書各二軸十體
書一冊三公宰臣使有別紙此數從官以
下人賜御書二紙印一紙出賜霄鬢郎奏
展延將進書紙等畫巡請退分出面上進膳
舉幸太學陸臣老淺庵筆記再拜漸省成嶽廟
臣幸孫叔詣務作學表云蓬萊道書新羣玉之
揖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云云同時無能及又云

時梁師成爲祕書省承
受竟坐於長貳之上
又夏四月下詔復幽燕故地遂遣童貫勒兵十五萬
巡邊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加燕人悅而取之因復
舊疆上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復按兵巡邊
下也五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
黃榜招諭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遂令种
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屯范
村耶律淳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之新
城貫遣張寶趙忠諭耶律淳舉國內附淳執二人斬
之又遣馬擴齎軍書入燕大石林牙謂其使人王介
儒曰過河語棄貫欲和郎遼作善郭不和請以兵相
見前軍殺制以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爲大石林
牙所掩被傷而退淳益兵二萬遣蕭幹統之將渡白
溝河諸將皆欲迎敢師進以貫約不可妄殺乃止翌
日虜來大兵堅壁不動而退蕭幹迎戰於范村與宗
遣楊可弼救之仍自督戰虜乃御凡駐十二日乃還
師退雄州虜至城下曰女眞之叛木朝亦南朝基所
甚惡也舍此不圖而欲引利棄好結豺俍之鄰之他
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予貫遺參議官劉輪讀再修好
上聞師敗遂詔班師貫之遣也鄭居中力陳不可又
謂蔡京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累宋史
辭應旂宋元通鑑畢沅續資治通鑑並三月十七日
丙子遣童貫巡燕三朝北盟會編云四月十日戊戌

太師領樞密院事童貫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勒兵十萬巡邊是日上欽出齎宮端聖園以出師使因餞貫仍以御筆三策付之是四月戊戌爲出師日三月丙子正耶律淳初立遣使來告謝各本所書當是貫受命日也是日下詔曰燕京管內官吏軍民百姓等朕惟皇天旣付中國民使宅九有之師取亂侮亡拓其疆土景命有僕惟有德者能克饗之朕服紹丕基仰承先帝休德夙夜祇懼不敢荒甯荷天降康登茲極治聲教所暨遠逮要荒東踰朝鮮西邁積石南越烊猗之境罔敢不庭乃眷幽燕賓爲故壤五季不迨陷於北我惟爾邦君暨厥臣庶夙懷慕義思欲來歸忠憤之誠久而爾著今上帝降禍於虜儀德腥閭弛絕編維眾爲暴亂横賦强餓沫創無厭讓懸作仇脅權相滅以至上陵下替妖孽並興傾國喪家自取遁竄印水之敗亟開纂壤調賦益頻人不堪命且復盜賊譖起所至釋竪哀此下民惘怨無吉朕誕膺駿命俯順人心選將出師復茲境士是謂致天之罰仁伐不仁呼爾纂黎取詐塗炭已遣樞密院使童貫領兵百萬收復幽燕地與大金國計議畫定封疆大信不渝內舉外應縱天之命莫我敢承王師霆擊雷驅數路並進前角從倚萬旅一心成以濟德孰敢有越厭志然念王師無戰而天道好生寶茲告獻奚迪爾罘爾其深計遣慮監於興亡如能舉城自歸望風嚮應使市不易肆士不授旌舍覆巢之危從妄枕之遂

是惟自求多禍惟天矜爾有民永奠一方惟朕以憚
已降處分泰晉國王如納土來朝待以殊禮世享王
爵應收復州縣城案及長官並依舊職任事平第功
不次擢用軍民守戍之士並加優賞願在軍者厚與
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收復之役蕃漢一等待遇
民戶除二稅外應該科率並無名之賦一切除卻大
軍所至務在安集官吏百姓不得誤有殺傷或焚毀
應舍虜掠人留犯者並行軍令如或昧於逆順于我
王誅猶豫懷疑弗克果斯身舊原野賓爾自貽惟子
肅將天威敢有逸罰時弗可失其尚勉哉為寵無門
惟爾日召朕言不再師聽惟明故茲詔示衆宜知悉
四月二十二日辛亥童貫駐軍高陽關五月九日丙
寅少保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蔡攸河北東
路宣撫副使十一日赦出十二日拜命十三日庚午
童貫奏乙應副軍期遂至河關府分雄州廣信軍爲
東西路种師道總東路屯白溝王稟將前軍王坪將
後軍楊惟中將左种師中將右趙明楊志將遷鋒軍
辛與宗總西路屯范村楊可世右王淵將前軍曲奇王
有將後軍焦安節以左劉光世冀景將右兵子屋劉
安將選鋒擴童貫進次雄州遣張瑤等入燕既被殺
於是募馬進者借閤門宣贊舍人往燕招諭十八日
乙亥蔡伙進發燕王使大石林可充西南路都統蕭
遏魯副之領矣契丹二千騎屯涿之新城縣二十六
日癸未种師道裨將楊可世爲大石林牙掩敗蘭溝

旬二十九日种師道亦爲大石林牙蕭幹掩擊堅壁
不戰而退三十日丁亥燕王遣祕書郎王介儒都官
員外王仲孫齎書同馬擒來雄州六月三月庚寅神
師道同軍雄州大爲燕單掩擊追至城下於是童貫
以契丹尚盛詞採不賞奏勿師道責援右儒將軍致
仕和銑亳州團綠副使筠州交置候益知豫州六日
貫作報書發王介儒等回燕蔡攸至雄州十二日己
亥宣撫司奏到遂詔班師以上月日並據三朝北盟
會編鄭居中謂京云云係政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己卯於朝堂責京語非遣貫出師時語也朱弁曲洧
舊聞日燕山招納之舉多出蔡攸父子晚年爭權相
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他語王師敗於白溝河元長
以詩寄攸日老嬪身心不自由封背奇與淚橫流百
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塗蠢少休日送旌旗如昨夢
心存膈塞起新愁緇衣詭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
甌詩稍流入禁中敵宗命京進呈上閱畢日三伏征
塗不若改六月王師觀此詩則知是舉非惟當時人
知其非雖其父亦非之矣吳賀能改齋漫錄日京爲
百年信誓之句蓋欲爲他日敗事張本耳不卯政和
中元長肯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艮嗣爲謀主又
欲以妖人王仔息服滌袍織幘爲大將軍計議已定
會仔息伏誅始止王將明所爲乃推行元長之意耳
世可畫欺乎周輝清波別志日有高者事蔡京言
貫課燕度大臣難其推京於朝廷事不問可否毅然

敢為時京方居浙上皇怒之貫未有所慮會鄭居中
使遼貫副之因奏遼人知臣親近天子必求珍物上
皇於宮中親擇數件付之貫以獻遼主果大壽置酒
密室召貫與二夫人同席會飲貫因以當時語撰
密至歸奏其開載遼主盛慕蔡京德望謂南朝不
用京能致太平上覽之獸然男日居中對問日卿
知密錄否居中奏臣未與燕實不知上日復遼主稱
蔡京容口居中唯唯而已不數日詔復相既硯
事不所謀白京見天下空廬邊廷京備遼敢許
光寇以遼人趙良嗣歸國引居淸職乃不相夷錄
平不貫其謀畫一面遣使約金使來詔無北使及
良以書私弟盡屏左右令揀守門陳但京延金使
言貫議是兩頭打毀爲彼去京猶豫未上問悵京
毀是鼓京阜恐佗撲待貫致意將退復貫員曰更
煩夷上師在杭州靜並令日至此誰之遠揀所以
報剝問盡矣埭歸告京憂懼而已一日決貫俱朝
京枝師忽曰有一事須商北方果何如呼府中對
時於入顧問余深云臣與蔡京所見一力居胃奏
上賢可不可輕動遂白時中遂逃未兩亦驕輒
先太此原故地久陷羌今天相陛下鄭王大功
昔不日恐有後悔因奏數十言歷同止上皇
笑未乘不可卿獨可難以施行姑侯對聽然意
已恐累更數日禁中宴宰執酒酣有成日舟上
遽奏觸遣貫詔京等此事若可卽書名旨泛等皆

勞績況貫具奏容子細面陳難便書名獨王安中月
某生長北方諳燕人思歸之情切矣若令舉事指揮
可定某顧書名餘跌然於是之拜相賜玉帶遂龍攀
臣獨與貫黼安中議決意行黼賞日之事實貫造謀
并黼與安中亦無緣便爲蓋貫創之黼成之安中贊
助之所以致中國禍者也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太上
在政和初元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尚書鄭居中使遼
魯公時責居錢唐周而止上已無及北伐蓋自此始
俄其國亂有董麗兒者乘亂舉兵斬牛闕寨之禆將
且函其首來於是天意盛欲與師賴爵公力請而格
得浮沈至政和六年宣和初事益迫魯公語洩爲伯
氏想諸上遂罷爵公相乃大鳩兵師垂起而狂寇方
臘連陷兩浙數郡適得傾兵乃克殄乎上亦深悔此
舉而罷海上結約會貫平方寇歸與王丞相黼生隋
請大權既患失遂媚貫爵當北伐事宣和四年復不
謀於眾兵乃違起魯公已退休函請對句止不可未
幾伯氏亦有宣撫命爵公垂涕頓首上前日臣不任
北伐自甘閒退今臣子行無以曉天下願陛下保全
老臣上不聽則日臣請效括毋及語伯氏日吾將哭
師也後燕山告功公表賀末云臣慮終而不慮始知
守而不知通有覗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後喜見顏
色日太師能自守直如此四賜脅核傳慶伯氏之歸
也又北征紀賚日貫之出師也是日白虹貫日出門
而牙旗折五月十一日伯氏再出師有少保節度宣

撫副使二認旗矢日爲執旗兵擊以逃去識者其知
不祥嗣違數夕有大流星若孟盤自紫微文昌聞出
不一或犯天津河鼓等越天漢牛斗聞亦不一皆南
向而奔叟光如匹練其占翟如西晉象然太史旨昇
不奏又方用兵雄州地震雌之正寢忽元武見竅大
如錢朱蛇僅若筋每行必相逐二師拜之藏以銀合
置城北眞武廟樓明日啟覩竊蛇俱死矣嘗敏行獨
醒雜志曰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
因命淫原經略招討使种公師道爲河東旨北陝西
路宜撫司都統制王稟楊可世副之河問令道徑
赴本司師道既至高陽見宣撫司童貫旨出便之日
因侄諭其不可日前議某皆敢與聞今此招納事
恐不可以韓舉苟失利詳執告貫曰都統不用多
言貫來時而奉聖訓不敢擅北人王師過界從當
箭食壺槊來迎又安用戰今藉公威名以壓眾望
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中以誓眾師行行
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軍過河師道未已道北
人來迎敵我師敘不敢之兵惟整陣之而已
楊可世與麾下皆傷士卒交者甚眾復屏界河之
南北人隔河來問背舊書死出何名還遣其爲
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中北師陳乞事答之眾諱然
曰安得有此遂薄我軍箭發如兩師道於是不康鬮
詔宜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
爲乃令移兵暫回北人遂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兩

士卒驚走自相蹂踐兵甲器仗填滿山谷知真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之於朝延上怒甚遂郎罷師追兵柄責長右衛將軍致仕師道表謝日總戎失律謀國宜誅厚恩寬乘鹽之年薄責屈點幽之典鵬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算歲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韻利之就劍而臣知狀乘時才非應變筋力掇於疑廢之候聰明耗於皆符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冈功之實何止敗乎國事書有坫乎家風云云以上各說若蔡依及高揀等言固和京不足信惟紀事本末北邊一卷已久俠故於遼事極略然北伐亦宣和朝一大事實北宋禍貽所係非細長編通例事務其詳而續宋編年所云是據契并國志而更刪略今故先取三朝北盟會編詳列引日下以各說補證之據錢氏四史朔閏考四月已丑朔

又宋昭上書言遼國不可攻金人不可鄰异時金人必先敗盟爲中國遣乞誅王觽童貫李艮嗣等言極激切仍乞親自奉使以和解之詔昭上狂妄除名宜海州案宋史九月戊乍朝散郎宋昭上書諫北伐名本月日並同三朝北盟令編具載此書事在六月三日庚寅續宋編年世條係之夏四月後秋七月前則事在五六月閒與北盟會編月日尚符令從原次仍附四月後書日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難猶之雖故自古樂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遼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累之

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率而不諭迄我
有宋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暴德中亦有宿淵之役
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旦解當是時乘勝丞北則
雎獲之種撫嗤類矣員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
為念故攜天地之量貨蜂蛾之命哎以利與之議
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謹守盟奮
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淇恩敢忘也自
爾聖聖相承明明纏照難睿知神武堯湯德足以
柔懷然寶亦恃此為長城神宗帝熙之閒績意
北伐選將練兵積穀埋財萬城皇修器十九年閒
倉讓資府庫允獲猕之士撫不郭一當當是時鼓
謀而前則自河以北其人皆狃以內矣以河朔祖
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失百年之
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即位以來禦戎策實得上
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出盡故懷畏威向風
蕤義稽首稱藩介肯之土囊弓假息點之民鼓腹
詠歌歷歡三代以來心悅服至誠面莫如今日
實太平希世之盛事比者王覦重貫引狂生李
夏嗣董才之徒妄遵事致煩嚴處遣臣提勇兵
久屯塞上倉糜府庫為之一坐官卒民亡無數
前所奏陳悉皆妄財用尚可復全死可更生
欺君罔上臺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人頭以
謝天下不惟慰安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意無復
猜忌謹守盟好庶幾衰臣賊子欺君罔上妄興邊事

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之淸忌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桑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須譏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意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尋殺小不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撓則十支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亟則蠢臣數人之誅不足惟也又況李艮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堅故附會邊臣撰遣虛誥欲假中罔之勢以復私讐耳貸兩朝之蠢賊豈復忠義之可塗哉臣籍料議者謂歲賜浩翰虛臺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權場之今意也蠹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權場哉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権場之法寖聽遂耗內帑臣順遴選健吏講究権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中國九州之地皆上饑脅唊之用歲得甚厚是飢不慮屯成守禦之備戰闕悄賞之費歲幾百萬邪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價所失而又職闕死亡之士横被屠斆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闕罔之虛名而無補國之費利或則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順此尤讓妄之易見者不惟北虜爲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徒居漢北又自唐末至今數百年閒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爲番種豈復九州中國脅民哉皆由遂臣用人無術致探報利於所得恣爲褻謾帥臣肅嗃吏加緣飾妄讓邊事

僥覬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爲女眞所困侵
城略地橫亘千里勢已窮蹙顧與女眞合從腹背攻
討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藏一易
虜而與彊虜爲鄰恐非中鬨之不福徒爲女眞之利耳
凡北不雖夷狄久漸壓化蠹知禮養故百餘年謹守
盟誓虜敢安動者知信義之不可踰也今女眞則狠
戰鬭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尙不能
勝隙與之鄰則將何衛以絜之不遏修盟誓以結鄰
國之外好而已本與北虜適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
女眞果能信其不渝好乎巽日女眞決先敗盟爲中
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
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
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
覆天下其忍匿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膚塗
地乎臣竊謂几今之人臣不負陛下宋新之意發君
憂國論奏忠赤者聞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者公營私
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亦之臣志不得
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挽腕慎鬭犯顏逆
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識係炎危
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忠何蠻猶人
之一身中氣掐關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脈不謂四體
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民爲不能愈也今疾
幸在腹腰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弱
說論虜人比困虜中亡失虜主深聽擾擁之際疆陲

不戎姦人作過邊庭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
挐寇妄託北朝驚卻邊氏難降處分不得殺毅止滕
北界緊行捕捉籍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
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貞侵鞘不已力不能
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邕禮以釋其發
使之外捍女貞內辭中國則陛下奠沈永無憂於北
顧百姓炎業得盡力於南執實天下萬虧平無窮之
利古人謂夷伏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疏
遠微賤輙以狂胥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間忠臣
殉義知士殉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鏹忘於外愛君
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禎石五邑尚有補天之
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
神聽祭則撮士之微尚能增山岳不厭之高燭火之
光尚可禕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人實知縣
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靈除監司
旋致頃言猶叨二郝末到任闕復蒙聖恩欲臣提舉
江南鹽荼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除每以未
能仰報天地爲恨今日伏覩姦賊敢爾欺臣義當竭
節圖報消埃是敢階越輒貢努堯萬一臣君可宋乞
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袁不由人言足以棟
動神盡激帛士類北虜聞之恩歸陛下職言報上之
心足矣儻或上諛聖聽邕諸鼎鑊亦臣之臣甘也惟
陛下擇而處之書奏柳項編管連州宋昭相州人宣
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師既行郎降旨妾讒此事者

必罰無赦執政廷臣告不敢言獨昭上此書識之王黼見之大怒除名勒停送連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昭書切中今日之病乞加擢用詔赴都堂審察辟應旂宋元通鑑於童貫出師後附宇文虛中論諫書畢沅續資治通鑑亦節附安堯臣書然虛中書在八月上三朝北盟會編可考堯臣書在政和七年上上大嘉納并追復其父矣惇正奉大夫周煇清波別志具載詔書及此奏可考是皆非與宋昭之書同時論諫者也

文加高俅開府源法舊制殿帥早朝退至殿門於宰執閣子階下相揖捲簾二三尺以爲禮俅以臨龍人不數年至太尉至是又加開府恩比宰相每遇王黼於路則分道而行廚呼相揖故事畫齊矣〔案〕九朝編年備要係四月事據宋史及畢沅續資治通鑑並在九月五日壬戌續宋編年也雖此事亦係四月然在秋七月前因不定爲四月也令從源次仍附宋昭上書後宋弁由循舊聞云開府之名起漢延平元年儀同三司亦使其姑視三公秩耳亦假丞相之類也晉以來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大將軍開府者爲武官害以爲文散階本朝因之元豐官制既罷而文臣寄祿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唯以爲贈官而已大觀二年欲加童貫開府蔡京尼之止至政和末竟以太尉加儀同三司是歲梁師成高俅並踵其例舊制固盡

廢矣揮麈後錄曰高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後薦事王晉卿徽宗於潛邸識之大見寵用

又秋七月初收經制錢案薛應旂宋元通鑑畢沅續資治通鑑並係七月二十六日壬午後云初遣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杭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但議比較酒務及典公家出納錢擺取其贏餘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路之害九朝編年備要云去夏命陳遘經制江淮荊浙福建七路諸司財計置司杭州至是奏請七路典賣田宅契錢每一貫足增收二十文通舊無過百文省充經制移用俞文豹吹劍外集云牙契錢者人買田宅則投契印之嘉祐末每千輸四十宣和末陳亨伯經制增爲六十紹興初孟富文總制又增爲一百以三十五入經制三十二錢半入總制三十二錢半留州又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務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席皆少增其數別歷收人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傚其法又取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嘗詔罷之據錢氏四氏朔閏考七月丁巳朔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四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五

徽宗

宣和四年八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八月丁亥朔庚子詔賜新除太僕少卿王棣進士出身以安石孫故旌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畢沅續資治通鑑月日同當節據此宋史無之安石本傳棣亦不見王偁東都事略安石傳云子雱早卒無子以族人之子棣為後鄒經邦宏簡錄宰輯列傳安石傳後雱有附傳云雱以憂憤疽發背卒年三十有三亦不言其有子彭乘墨客揮犀曰王雱丞相荆公之次子也取撫州龐氏女逾年生有一子而雱有心疾與其妻常不睦丞相念婦之無罪也于是竟離而嫁之魏泰東軒筆錄曰荆公夫子雱娶同郡龐氏女逾年生一子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曰越州僧願成客京師能為符呪時王雱幼子患夜啼用神咒而止雱德之此當別一子但二子皆必不育耳

九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九月丁巳朔戊午詔熙豐政事悉自安石建明今其家淪替理宜褒卹可賜第一區孫棣除顯謨閣

待制提舉萬壽觀曾孫璹珏並轉宣義郎孫女二人各進封號一等曾孫女五人並封孺人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宋史無此畢沅續資治通鑑月日亦同王偁東都事略王安石本傳云秀族人之子棣爲後宣和時爲顯謨閣學士蓋此時棣以太僕少卿新除顯謨閣待制後郎轉學士也

乙丑金國遣議使勃堇徒姑旦（案）原本作勃堇徒姑旦亦有作徒姑且者宋史東都事略並作徒姑且今據三朝北盟會編及宋史全文作勃堇徒姑旦烏歇高慶裔等見於崇政殿（案）宋史地理志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李濂汴京遺蹟志云舊名簡賢講武太平興國二年改今名捧國書以進上特令引上殿上奏公事其國書云云先是女眞兵破中京取雲中屯白水泊六月初阿骨打親提兵數萬自其國來會之乃先遣烏歇高慶裔持書來詔烏歇等先詣高陽見童貫訖赴京師是月三日入國門詔以徽猷閣待制趙良嗣起居郎權倬館之

金國緣朝廷遣曷魯大迪烏等歸不遣使疑吾有謀又未嘗先報軍期輒進兵取中京移軍白水泊襲破天祚行帳仍已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童貫舉兵趨燕號二百萬阿骨打與羣酋議恐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守關則歲賂不可得遂前遣乘回船至登州且自招軍乘機措置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增入詔旨同烏歇等既進國書又跪奏日皇帝遣臣來言貴朝海上之使屢來本國共議契丹已載國書中國禮義之地必不爽約如聞貴朝遣童貫宣撫統大兵壓燕境不來報本國疑貴朝又復中輟故遣臣來聘良嗣答曰皇帝聞貴朝今正月已陷中京引兵至松亭關古北口取西京雖不得大金報起兵月日已知貴朝大軍起發遂令童貫兵以應貴朝夾攻之意

此不報不在較也遂各退歸（原注此據封氏編年增入不知封氏所據何書也）上待烏歇等甚厚慶差貴臣主宴錫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籞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尤桀黠頗知書史雖外爲恭順稱恩頌德不絕詞屑屑較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往來之議未定請姑俟佗日況契丹修好之初亦嘗如此慶裔遂出契丹例卷回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於是朝廷不得已皆從之及賜金綫袍段疑與夏國綿褐同卻而不受（原注封氏編年烏歇慶裔以六月七日甲午遣來八月十一日丁酉入見據詔旨兩入乃以九月二日至入國門初九入見）越四日詔烏歇慶裔詣太宰王黼第計事烏歇等庭趨訖升堂講賓主之禮面授回書云云又明日詔

檢校少傅開府儀同三司梁師成臨賜御筵器皿供具
皆出禁中仍以繡衣龍鳳茶爲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宋史薛應旂宋
元通鑑並九月三日己未此烏歇等入國門日也畢沅
續資治通鑑乙丑同據三朝北盟會編徒姑旦烏歇高
慶裔至登州附五月十八日乙亥後金人國書云五月
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因旋使傳議附音
函會當命伐之時未報剋期之約方將併取爰審前由
來書云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闡舉兵到西京的期以
憑夾攻不言期就便討度以此遣兵征討及留送使船
上等候見勝捷即令拘回夾得行營都統所狀劄到中
京委論款降不爲依應即日攻破外興中府左右小可
州城亦相應效尤以爲雖己示戚本奉弔伐若便攻拔
應益殘民候收遣國欲將何往遂乃直抵山西就禽昏
主無何潛覺脫身逃遁只獲行宮并女二名文武臣寮
續往西京應朔蔚及西南路招討司一帶諸州縣鎮部
族軍成悉皆款附后有西京德州兩處相次青獲累行
招誘竟不自新軍令既戒無由可道又遇興中府左右
合聚兵眾約餘五萬縱徒逆戰殺俘殆盡後加契丹昏
主竄于沙漠分兵追捕其餘處所並已歸降夏臺亦
遣人使來議通好韃靼願輸歲貢繼久稱藩燕京一處
留守國王耶律淳僭號稱尊懇誠告抑未審便行攻伐
或別有朝旨即曰敵國新收義當存撫願爲親幸以快

興情由是親臨安慰優睦鄰邦前書已差太傳童貫領
兵相應雖未報期緣兵馬已到代北邊匯慮昏主遣入
賚界胃隊代州幸無容納諒已必知而又不爲夾攻及
無本會至始難見自來計議事理的實令據前後往復
囙由意或如何冀示端的盛炎在候順逕天休令差李
董烏歇高慶商等充通議使副及管押蘇壽吉家屬前
去有少禮功具諸別福崇奉書陳達不宣謹白九月三
日入國門既詔良關擅倬充館伴使副復命中使李琮
童師禮裁班荆館押賜御筵十一卧丁卯引見崇攻殿
燕雲奉使錄日童師禮傳輩旨令臣良嗣論于洟剋貴
閑兵屯白水泊雖已多時亦有未是處契丹舊酋原不
曾捉得亦未殺了又聞契丹舊酋走入夏國借得人馬
過黃河奪了西京以西州軍占了地土不少不卯來時
知子細不使副答曰來時聽得契丹舊酋在沙漠已曾
遣人馬追趕次第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閒係是達粗鄜
古子恙分此兩國君長並已降拜了本國侍走那里去
國書中已載矣以上並據三朝北盟會編請八上節原
注云封氏編年以八月十一日入見詔旨以九月初九
入見乙丑爲九月九日紀事月日蓋
據詔旨與北盟會編作了卯亦異

甲戌詔太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嗣充大金國信使
保義郎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副之武顯大夫文州團練

使馬政充伴送使（原注）詔旨（案）原本作大中文獻通攷卷六十四作太中大夫云元豐官制以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神宗以爲宰相官蔡確拜相依前太中大夫其後以爲侍從官此作大中誤今據以改正保義郎係右班殿直武顯大夫係左藏庫及東西作坊使皆武階是日徒姑且高慶裔烏歇等入辭於崇政殿上諭曰燕人無主止是四軍領兵爲邊患（案）謀夏錄曰蕭幹者本奚人蕃名夔離不常統契丹渤海奚漢兒四色軍馬故號四軍大王乃挾女主猖獗豈金國可容早禽之爲佳烏歇慶裔曰四軍夔离不耳彼何人致爾到本國當即奏陳時朝廷方以屢勝欺女眞而有一四軍不能制反令女眞禽之自相矛盾矣頁嗣將行以國書副本及事目示馬擴擴大驚曰金人方以不報師期恐王師下燕守關不得歲幣所以遣使通議一則欲嗣音繼好二則覘我國去就猶未知楊可世种師道白溝之衂宣撫司氣沮而

退往我當固守前約且云自北朝興師便發兵相應緣昨以船送曷魯等歸日聽師期不謂貴朝寂然但猜慮海道難測所以不候的音舉兵相應仍便趣宣撫司進兵剋期下燕以振中國威靈平燕而和女眞既於夾攻元約無爽且絶日後輕侮之患奈何自布露腹心傾身倚之大事去矣良嗣愕然曰宣撫司盡力不能取若不以金帛借女眞取之何以得燕撰曰既知力不能取胡不明白奏上畫與大金退修送備保我舊疆安得貪目前小利不顧後患愛掌失指耶良嗣曰朝廷之意已定可不易也是日遂出國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金使孛堇烏歇高慶裔來初金人取中京襲破天祚行帳又占雲中忽聞童貫舉兵恐南朝徑取燕京則燕賂不可得乃遣使來烏歇等奏聞貴朝大兵壓境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良嗣答曰聞貴朝取西京不得報已令童貫

舉兵以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足較也烏歌等乂諂
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良嗣日縱本朝乘務下攘亦與
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後也而以良嗣報使馬上副之
此事各本月日並同係十八日甲戊烏歇等辭彼令童
師禮傳旨契丹昏王向在沙漢早捉挐住當爲意此之
利今來國書事日並係親筆寫夫以見相待厚交國書
云使航涿至聘禮堦華載推修聴之勤益誌綿威之壆
且承覘臨軍旅遣撫封陸用申弔伐之仁以訖董懷之
略迷聞風義深慰忧誠自審舉軍至西京郎遣羅貫等
領重兵相應河北河東西路屢敗契丹俘載甚遣軍聲
早震諒已具知所有漢地及夾攻等事並如昔定趙良
嗣所議與累次國書并馬政所議事錄大信已守義無
更改其餘俱如別錄大軍屯駐並邊已久冀敦秋信約
來應師期其成取亂之圖永洽善都之契候當充棄順
保天和今差大中大夫徽獻閤待制趙良嗣等白國信
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議政事目
一昨遣趙良嗣計議及累次國書所載並令馬平薊執
事錄昨所議漢地等事係五代唐以後所陷營民幽涿
薊檀順薊朔應雲新嬀儒武寰等州舊漢地漢及內幽
州係令契丹新稱燕京其餘州縣有契丹廢併兵改正
名號去處候收復訖彼此盡定封疆一自闕舉兵到西
京郎遣太師童貫等領兵相應大軍自今年四月以後
屯駐河北路極邊累與援戰大獲勝徒依元約合夾攻
以末見金國進兵夾攻未會深入綠契丹日近犯邊若

因追襲乘勢盡收燕地不須夾攻外若未收復郎合依
元約夾攻所請夾攻者保本朝自孫易等處進兵至燕
京金國自古北口進兵王燕京西京管下漢地候收復
燕京畢日彼此夾攻其漢地外地土合屬金國占撩一
契丹舊主見在天德軍北夾山一帶藏治見帶領所借
夏國人馬及勾取祖州等處正軍鄉軍護衞欲禦敵金
國燕京見搬送銀絹赴舊主處充賞設夏國來人兵其
舊主若不勸除于金國終爲後患一夏國素務壩詐昨
閩營遣使金國賀功其實力助契丹王公行文字詆毀
金國甚切及勾集眾兵借與契丹閒累與金國接戰已
占撩契丹金肅河請軍天德軍雲內州若不討伐常作
隄防必爲金國深患其詆毀可付與使人近撩河東路
徼到金國軍前圻帥府牒內一節稱燕京路候秋涼以
兵收去二國其閉將欲如何又所稱二國往來事處有
下手先後撩此雖意是夾攻綠文字語言未是彼此台
寺夾攻元約施行以上並撩三朝北盟會編補入紀事
烏歌辭上諭云云撩往藻謀夏錄又良嗣將行云云是
據馬撫茅齋自序稱刪潤之續末編年郎就九月三日
至十八日事略存之不及紀事之
詳今仍從原次附九月甲戍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初貫攸國軍王河問但招集亡
讀冀保雄州而已忽知中山府詹度奏耶律省死燕
人有越境而至者王牖有請于上詔貫攸樂歸異議
者斬召諸道兵三十萬復用种師道爲師師道力辭

又造堂日太祖嘗出收燕山圖示趙普普曰此必曹
翰所爲然翰能取之陛下使誰守之太祖遂卷圖而
入加師道非才豈敢望翰今朝廷謀帥設有如翰者
又使諸守之于是師道以辟事落節帥而更以劉延
慶爲都統制約九月會三關屬蕭后專政契丹恐漢
人懲南軍將謀殺之時管常勝軍郭藥師有意歸朝
而四軍蕭幹間王師再壓境忽自燕來涿藥師誘幹
降而幹不從藥師遣使奉表以涿州來降時高鳳亦
以易州來歸董貫自河閒復回雄州時已在道藥師
王受之以其軍入千幷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
爲鄕導軍聲大振蕭后遣蕭容韓昉來奉表稱藩攸
視副本止云納款稱臣擇之而去曰須土乃受冬十
月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
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時兵眾五十萬進駐盧
溝河契丹四軍蕭幹亦于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日
遣騎覘河擊我藥師言遼以全師抗我則燕城必虛
宜遣輕騎襲之乃選常勝軍幷西兵五千騎襲燕奪
迎春門以入藥師遣人論辭氏使降我師與勇戰至
晩不解蕭幹回兵救燕人皆死關藥師累敗奔門不
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者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
時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兩人
留帳中夜僞相語日闇漢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
冀以精兵衙其中舉火爲應職之無遣陰逸一入歸
報示軍遂潰自相踩踐而死幹遣騎來追王涿水北

而還童貫蔡攸再擧不能下密遣其客王環由飛狐
路約阿骨打以下燕十二月阿骨打分三道進兵枯
至趨南賠口撻攔駞馬趙北牛口阿骨打趙居蕭屬
馬擠隨軍行阿骨打謂擴曰我初闍南軍到盧溝有
入燕者我心亦喜將斂軍歸國卻聞劉延慶一夜覺
焚而遷何至此耶一兩日閉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
走者百契丹聞阿骨至棄關而運遂入居蕭關軍皆
尊食時到燕蕭后聞居蕭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行
五十里金入游騎及城統軍蕭乙信開門納之宰相
以下皆降蕭氏奔夾山阿骨打遣五百騎送馬擴歸
朝獻撻案六月二十四日辛亥耶律這死王繡請再
治兵在七月十六日午打月丁亥朔以撿後少
傳河易三城節度劉延慶代种師道耀州觀察使
劉光世即延慶子辛與宗續宋編此事係九月
是本書藥師歸降追序以前事故初此固用長
編例也紀事闕北事無所附令從次附九月未
九月十五日辛未鳳以易州降二三日己羽郭
藥師以涿州降燕奉使錄載降表十藥言伐降
番漢之入實爲异羊狠之伍不可云居生京秋
之鄉未被衣冠之常思戴日何舊同霓昨天韓
皇帝息棄鑾與趙草莽萬姓無依望之五都有
救蕩之危雖宣宗國旋至奄忽女后攝政尤舒撫
額誠天命之有歸人力之能致臣藥師等雖壓多
雜莫生異心盡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子臣之節令

契丹自爲戎首竊稔豪謀熾燒我里盧虔劉我士女
報之以怨攜乃以仇臣藥師是以競思戴弃以同心
不可助桀而爲虐今耔所管押馬步軍用申聽惻伏
賴皇帝陛下副茲多望偶此哀鳴時闕天地之思許
入風雲之會責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藥師等無任歸
天慕聖激切屏營之王謹拜表以闕二十七日癸未
蕭后遣使率表云邀太后妾蕭氏言蓋闕淇海納汗
緊衆流而畢滙太賜舒照豈爵火以猶飛方天下之
大同故聖人之有作拊心悼往飲竝陳辭伏念妾先
世乘唐晉之季年割燕雲之外地暨逢聖運已受齊
盟義篤一家誓傳百禩孰謂天心改卜國步多艱先
王遇板蕩之餘屬興復之志甫歷推戴奄致淪殂爰
屬俘蔆俾續綸祀常欲引干戈以自衛與社稷以借
亡伏念生璽覃宿塗炭與其絡執迷之告昌若爲奉
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人爲命數文德
以柔遠奮武烈以訓昨必將拯採黎元混一區宇佈
承嚴命敢稽歸款之誠庶保餘生猶荷永綏之惠今
差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闈直學士韓昉等詣闕奉表
陳奏以闈臣妾蕭氏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德與
元年九月十日上十月九日甲午表至甲雄州宣撫司
飛遜奏進王禴率百官表賀十九日甲辰大軍會豕
州二十三日戊申藥師獻攜盧策越日人燕大敗而
還藥師本請劉光世爲總後反入光世不接惠故敗
二十九日甲寅劉延慶燒營王師奔潰十一月二十

七日壬午蕭幹招誘之安次固安二縣十二月三日戊子藥師敗蕭幹克復之六日辛卯金主至燕壬辰使馬擴還以上並據三朝北盟會編補馬擴爲金所留故在金軍十月二十六日辛亥十一月十九日甲戌可攷

十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月丙戌朔辛亥趙良嗣馬擴徒姑旦烏歇高慶裔等至奉聖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畢沅續資治通鑑十月丙戌朔金主至奉聖州此據三朝北盟會編趙良嗣等赴金人軍前在十月一日下也是時阿骨打屯奉聖州之東粘罕兀室屯應州之南甯朮割婁室屯淇州之西休兵牧馬遣使請議于朝廷茅齎自敕云九月奉尚書經撫房劄子差馬擴充奉使大金國使副使前去濟南府等候國信使趙良嗣同取登州海路前去奉使仍充送伴金國通議使副至青州承御筆據代州奏探報阿骨打已到奉聖州仰趙良嗣馬擴送伴使人取代州路過界前去奉使蓋擴時隨宣撫司在河間故不知所議何事良嗣出國書事目不之始悉九月十八日甲戌可以參照燕雲奉使錄云二十一日過界金國遣甲馬及接伴使副迎勞是日宿應州待中莊二十二日見元帥粘罕且言令來所計議事節與自家在上京時說底話煞別也對以大信既定本無异同之意粘罕曰候到日皇帝不錯食罷遣

副帥兀室接伴往奉聖州二十五日遂至軍前二十六日見國王阿骨打擇圖書傳達如儀二十六日正辛亥也奉聖州遼史屬西京路郎通鑑後晉紀賂契丹十六州之新州輿地廣記曰新州唐末置屬嬀遼史拾遺曰新州遼改奉聖州

十一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一月係丙辰朔）甲戌先是趙良嗣馬擴等與徒姑旦烏歇高慶裔等以九月甲戌發京師時金國主駐軍奉聖州良嗣過應州黏罕兀室留賓禮物兀室權充使伴與良嗣等至奉聖州時十月辛亥也金國令其弟國相蒲結奴相溫及二太子斡離不等計事蒲結日皇帝聖旨兩朝通好特不相疑所以問訊往來不謂中間貴朝斷絕如此良嗣對日本朝教守禮義前此信約分明未嘗失信蒲結云去年本國嘗遣使議如許大事時已屯兵候使回望之半年已誤出師期會復不遣

報使止以咫尺之書數卒送使人歸豈非斷絕乎良嗣
對以當時書報云并如初議安有斷絕之意浦結云本
國人馬以正月到中京貴朝何時出師良嗣曰本朝三
月末方知大金人馬至中京即遣童貫勒兵相應五月
攻契丹豈非已應元約浦結云本國取西京貴朝當引
兵自應朔夾攻本國自去年十一月出師暴露半年有
餘貴朝方以五月駐軍雄州相去千餘里安能射利夾
攻者固如是乎皇帝有指揮去年不遣使以爲失信今
年出兵復不如約前議當且置之勿復言也今欲得以
新取西京一路與南朝緣天祚尙在若不得燕京恐爲
後患皇帝已下卜日親往燕京或與南朝未可知盡是
時聞我兵已下涿易劉延慶軍次盧溝恐不測入燕所

以有此議良嗣錯愕答曰元議割還燕地若不得燕京則西京亦不要斡離不云燕京爲未了且言臨時商量今既言不要西京不敢强與擴見良嗣失言遽曰燕京係累次已約定事不須更商量也今貴朝先要交割西京此段奬義尤見誠意良嗣又云本朝軍馬盡往燕京安能來此交割譯人未會良嗣之語擴復易之曰若今先交割西京即有河東軍馬可來如燕京界見屯諸路大軍止候取燕城都來交割便是太平無事了也相温曰既是不要西京御須稟他皇帝遂起良嗣云本朝與大國通好五六年自大軍來到上京時已有要約今反復乃爾背不顧義耶良嗣等所奉御筆先燕而後西京固自有次第浦結云今先與西京其意已厚汝家日夕

守燕京不能候吾既得之取次臨時何爲不可良嗣云大國所行必以天爲言前年皇帝與良嗣握手曰我已許南朝燕京使我得之亦然指天爲誓料皇帝守信肯違天耶浦結去少頃復來傳旨曰皇帝言初以南朝失信斷絶無疑緣南朝皇帝委曲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其係官錢物等及奚契丹勃海西京平灤州並不有許與之數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灤以歸如南朝未得我兵取之悉如前約更不論夾攻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昨日言西京今又不及何也平灤本燕地先曾約定以榆關爲界則平灤州在燕京之內矣御筆事目如本朝兵

馬因追襲乘勝更須過關今言本朝平燕亦借路平灤本朝平燕亦借路平灤本朝得燕必分兵屯守大國人馬經過豈敢耑聽浦結兀室勃然怒曰汝家未下燕京已拒我如此是不欲通和耳況汝兵近爲燕人擊散若旬日未下豈不仰我力乎良嗣答以本國兵馬見候來攻莫若乘未下之時早往燕京兩無所妨爲善浦結云當即行但已議定者決不可改也浦結遂去少閒復來出文字三封一知易州何灌牒大金統領已收涿易不得交侵一牒靈邱飛狐縣招誘蕃漢歸附一趙詡上李溫書言女眞多殺不道請速歸毋留令良嗣讀訖浦結云飛狐靈邱乃山後地未商量定便來招誘此何理也良嗣對以何灌不知界至妄發文字耳浦結云此事姑

置之如使副不許借路過關趙詡不許漢人歸女眞其
惡亦同必協謀爲此況書中備言御筆招誘諸漢蕃漢
蕃自本國收係豈非違約哉良嗣對以招降蕃漢乃本
朝皇帝至仁不欲行殺悉使有歸何名背約浦結云適
皇帝有旨以修國書爲此二事即欲改更顧大信已定
止是二國信中留一人從軍恐大國人燕守居庸關本
軍借路已歸緣人辨明且汝祗知沮我過關不知汝國
人馬又敗蕭閭劉延慶敗于新城也良嗣辭以留使人
無例金人答曰吾方行師豈用例時卯遂以國書示良
嗣等遣孛堇李靖王度刺充國信使副撒盧梅充計議
使良嗣云所說燕京如大金得之亦與南朝國書中不
甚明白浦結乃曰一言足矣喋喋何爲若必欲取信待

到燕京使人面約便指良嗣朝辭至庭下有挺立二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國妃遣來請降如不許稱藩止乞燕京一職力拒南朝及言契丹軍雖寡弱若止當南軍有餘祇恐大金國軍來即不及也對良嗣等面諭二人云我已許南朝燕京汝到日說與國妃變離不曰勿與南朝交戰戮及齊民二人唯唯良嗣等辭訖遂留馬擴遣良嗣以是日戊午與使人同來丙子到闕詔良嗣充接伴使及館伴侍御史周武仲副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使來議割燕山地而平欒營三州不許至是趙良嗣馬擴至奉聖州國相浦紿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出兵失期爲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令乃如此信義安在辨論數四卒不從于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令與其使偕來三朝北盟會編此事在十一月丙辰朔良嗣與浦結計議語並據雲奉使錄與此略同紀事書稍刪潤之也甲戌是十一月十九日良嗣等以初三日

發金軍二十一日到闕則甲戌已將及國門矣蕭后于九月二十九日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炎尚書都官員外郎張僅至金奉表稱臣與蕭容韓昉至雄州同日發遣此時二人故在金軍續宋編年此條與烏歐高慶商來並係九月然不許平濼營之議乃十月二十六日辛亥良嗣在奉聖州事至金命與其使僃來則已十一月三日戊午矣皆非九月事宋史本紀及辭應旂宋元道鑑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山地與紀事庚辰李靖等見崇政殿合盖二十一日到闕二十五日引見也各本並所此云九月恐誤今不從原文取附十一月十九日甲戌下

庚辰李靖王度刺撤盧毎等入見崇政殿捧國書以進曰適逢使傳特示音函然已露於深悰斯未洽於舊約載維大信理有所陳奚念前言義當可許昨差趙良嗣計議若許燕京依與契丹銀絹數目歲交尋許燕京及所管州縣所轄漢民如或不爲夾攻不能依得已許後來馬政至更議收復西京回書祗請就便計度如難果

意冀爲報示又得書云候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邀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雖果意祗云並如初議及絶使軺以爲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之辭以故昨來遣兵及平定契丹了畢未嘗報論夾攻自後燕國王上表稱臣永修貢進薨逝後屬以其妻國妃虔誠表請縱不許爲藩輔亦撫佗竪頁嗣等方始來到且馬政元齋到事目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到燕京幷應朔等州入去如此則方是夾攻將來不到西京便是失約也貴朝若依前書實欲夾攻圖謀理須當朝兵馬到西京以來合于所約道路進兵相應若謂不知又云燕南已屯重兵兼貴朝士馬發于代州北並遠至西京地理勞逸灼然可知直至克定未

曾依應令承芳翰再締新懽極邊屯相應之軍立議復
幽雲之地皆非約也其于信義未合許與蓋念前書至
如契丹將來虔誠請和聽命無違不必應允方是大信
故許燕京幷六州屬縣及所管漢民外其餘應干官
錢穀金帛諸物之類幷女眞渤海契丹奚及別處移散
到彼漢民雜色人戶兼平灤營等州縣縱貴朝克復亦
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如或廣務於侵求必慮
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幷舊來輸納契丹歲
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續議已定式當嚴律
善保殊休靖等旣引對畢詔令詣太宰王黼第黼論西
京平灤當如約撒盧毋曰約勿言姑議目前可也來時
上聞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今必欲西京平灤州方

許契丹歲幣之數定恐難𨓜曰大國所欲本朝無一不從本朝所欲大國莫降心相從否向來議事已定是不免遷就今又得聖旨推西京分開別作一段此亦順大國之意止欲得燕京又平灤等一府盡許契丹歲幣相從何難靖等云契丹沃壤無如燕京已與貴朝其平灤等三州本朝欲作關隘以靖所見莫若先以燕京六州二十四縣交契丹歲幣其平灤等州當從容再議或得不可知一概言之徒往還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以上並據詔旨及金盟本末趙良嗣錄載李靖等語言尤詳今不別出本紀于二十三日戊寅書金人遣使來許我山前六州令并入此遣良嗣燕委等使錄云是日引李靖等上殿上令黃稱傳旨兩朝計議五六年大事已定些小事各相說了御達好西京及平灤三州地土不可就議定四軍黼幹爾朝無禮如提得執縛送來以見通數之意趙良嗣回許定燕京更不論夾攻不夾攻如自取得亦與本朝甚荷屢意可依例赴王黼處計議尋引詔王黼賜第議

事出御前文字讀示所有幽薊平灤自合依約撒盧母與李靖相顧曰卻是和西京平灤都要請等來時只聽得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與南朝今來卻西京平灤都要怎生了得嗣曰自趙龍圖涉海北從貴國來到上京已如此商議本只為五代以後所謂漢地更無二三撒盧母曰若是和燕京西京平灤州都要後方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如此則空費往來和合不得纔曰某天姓爽依士大夫所其知今來商議國事須要說盡己得聖旨便將西京畫斷別做一項此亦順貴國之意只以燕京平灤三州盡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此乃是本朝一一相就之意如燕京係官錢物漢戶人口西京畫斷一一相就貴國只有平灤一事自可相從度刺曰此亦傾壹復知且如本國八九年來方盡得契丹舊地好處淮是一箇燕京已與貴朝平灤等州本國要做關口李靖曰兩國來往准務誠實據請所見先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為定歲交契丹銀絹之數其平灤等州別作一頭項再覓去或肯時亦不可知若一言之徒苦往來觸臼此已是委曲相就若更分平灤豈有是理遂各上馬歸以上非據三朝北盟會編補入皆趙良嗣錄中語也宋史本紀係此于二十三日戊寅各本多從之紀事作二十五日庚辰不從本紀原注謂據詔旨及金盟本末等書也陳極通鑑續編曰十一月金使來言燕地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所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所獻以求援者王黼欲盡得之

金主不肯邵經邦宏簡錄日十一月戊寅金遣李靖等
來許歸山前薊景禮順涿易六州改燕京爲燕山府涿
易八州並賜新名拜蔡攸少傳判燕山府王蘄欲幷得
營平欒三州復遣良嗣加金求之金主以爲初約但求
石晉賂契丹故地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蔡所獻加必
欲得之幷燕京不與以上二說似並據宋史王應麟困
舉紀間孜史類所引長編失文亦與此同皆以此三州
爲劉仁恭遺契丹惟王應辭所引不書月日止云宣和
五年則不能附入此月正文令取附五年正月己卯往
中可以參照索條北征紀實日又索營平二州壽日海
上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舊地則歸我今營平
二州乃阿保機于後唐時所陷灤州乃營平地舊已入
虜卽非石晉所獻之地當加初約于是我無辭遼史拾
遺引元泥一與地要覽日灤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陷
平營劉守光擇幽州異虐民不甚命多逃亡阿保機築
此以居之通還後晉紀日天福元年十一月割幽薊遍
莫涿檀順新遼儒武要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胡
三省往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自劉守光謄竊周德威
攻取契丹遂據營平同光以來南牧直抵涿其失險久
矣以上各說可證當時元約王蘄寡陋實昧地理後欲
求之自不
可得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庚午郊案宋史及各本
月日並同云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東南

官吏昨緣寇盜貶責者並次第移放上書邪等人特
與磨勘九朝編年備要云王輸言郡日陰雲解釗賜
景來臨壁月垂暉信星彪列非霧非烟旁薄曉露已
事而退密雪四委乞拜表稱賀從之續宋編年書事
本不係日唯郊及日食或閒一書之庚午為十一月
十五日論事序此當在甲戊庚辰之前應將此移附
甲戌日上但書例既以續宋編年事不書日故係每
月之末則此雖閒一係日亦仍從元例不須提前其
郊赦詔書日門下事上帝而懷多福非裡祀不足以
昭報本之誠紹大業以綏四方非升侑不足以極奉
先之孝脈荷三靈之踏社奉列聖之諭謀制治保邦
克懸持盈之訓立政造事敢忘繼緒之思彌文監虞
夏之隧成憲復熙豐之舊百度惟正庶績其凝士迪
典常盡華淫朋之習民輿滄樸式符道紀之昌人從
志以否欽天鑒誠而孚佑清臺觀象瑞占七政之齊
易館須常遲協四時之敘兩澤應期而播潤河宗聽
命以回流晨扆奏功黍稷嗣豐年之慶燕民茲順封
疆歸輿地之圖刑清而囹圄屢空物遂而勳植威若
驗諸福之畢至豈成功之敢居恭念祭不欲疏衍禮
之經物無以稱者天之德肇卜迎長之旦聿修肆類
之儀蓋簋豆籩秩九州之嘉薦祈常罕舉嚴八禽之
殘容庶邦底貢以駿奔多士秉文而顯相積魯人先
事之義以前餐于太宮駿周王成命之詩肆靈承于
有具衎我烈祖徧于羣神禮三獻而精意昭樂六奏

而靈祇下祥光旁燭景貺備臻修德錫符已應克誠之享行慶施惠用均拜貺之禧嘉與萬方共膺純嘏可大赦天下於戲百神受職知帝命之不違五福錫民浹海隅而不丕冒尙頓忠良修輔文武協恭益堅勵翼之心永底輯甯之治爰咨爾衆咸體朕懷此詔據李攸宋朝事實補入

十二月考異案據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二月係丙戌朔戊子李靖王度剌等辭於崇政殿詔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顯謨閣待制周武仲爲國信使原送伴國書云云御筆付良嗣等云云營平灤三州聞每歲所得錢物斛斗不多又天荒地土不少況豐凶不常兼須贍給三州金朝廷頓計十萬銀帛已過三州所入可子細以此計議又契勘契丹昏主尚在所有西京一帶若金國兵馬回去本朝又不占據則昏主必出沒作過於彼此非便本朝所以欲收復西京者亦禦捍昏主定計當以此理開諭之又御筆批遣

卿等詣大金皇帝軍前計議金國遣使人持到書大概所請五事除入關至燕係官錢物移散漢民雜色人戶幷如金國所論幷西京地土候收復燕京後別行計議外止有營平灤州一事合依元約本朝收復如卿等到議約或未合聞大金以平灤州出得些小桑麻所以欲得可于歲交契丹銀絹數目外特每年更交割絹五萬匹銀五萬兩以助金帛之用曲盡通好交懽之意所有營平灤及西京地土本朝幷行收復內西京如金國軍馬已回即本朝便自計議度可出此御筆為據仍計會信誓界至等文字前來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徽宗御札兩件見藏撫州州學教授虞寀出以示臣蓋宣和四年十二月事也合附三日戊子良嗣武仲再使後更須考詳案宋史及王偁東都事略同係戊子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一月二日丁亥朝辭三日戊子遣伴使上道王瑀傳旨諭請卿等到軍前

奏知大金皇帝自金國兵馬未到上京一時已遣使計議
成就交好正在今日今來所議凡五事一切委曲儀從
金國所有營平灤三州地土不多一就相許了御甚好
國書云夙勸原使嗣覗續書其闕緩燕之詳備諗敦陳
之悉方遣敦于契好宣曲盡于忙誠本朝輿鄰國通好
自來係計使人往來之數以為禮節昨曷魯等來係報
馬政之聘以故更不道使然國書內且遞夙敦大信備
載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候聞舉兵到西京的
期以憑夾攻議約半理分明別無斷絕今歲自聞舉軍
到西京即遣章貫等須兵自燕路相應四月以後界伐
契丹事可論訪亦界遣人移文貴朝軍前報應計議夾
攻之舉無失約昨燕京國如遣蓟谷等進表納款仍
乞援助止退大金兵馬及平營蓟景等舉地來歸繼亦
嘗遣備裨入燕城殺發不順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
幷未見貴朝進兵夾攻即卻其使幷表未嘗聽許及未
曾分遣大兵據守元議自燕幷應朔等州進兵後來以
西京之議明故止應朔之師雖奉聖應朔蔚武等州
遣人講降亦以此未曾撫定敦守信義以務求權本末
可見趙良嗣回款知人關至燕本朝議云與貴朝講好
修睦若本朝先自平燕亦當迎待如禮良嗣固執妄有
所陳所有應歸係官錢穀金帛諸物之賴令盡欲行拘
收實非元約然貴朝兵馬既欲入歸犒師之用義合相
從其別處移散到漢民雜色人戶如欲收管亦非元約
所載令並如來論以示誠意兩朝守國所恃大信自初

遣良嗣以至于令所議正爲五代以後所陷漢地內燕京六州及屬縣已載來書幷承諭如本朝已取了燕京自依令來已許如未取了貴國取得亦與本朝更不與夾攻外所有營平灤幷西京管下州縣幷係五代所陷地土合依元約本朝收復爰念自貴朝未取上京之晦趙大海一通交好使聘往來累年于此所當曲務允應以善初終除營平灤三川本朝收復外其西京地土俟牧復燕京所行計議契勤馬政所齎事目已曾具言緣收復燕京一帶幷西京地所以盡許契丹歲交銀絹令若西京別作一段計議理合滅定深念入已相許義不可諭將裁交銀絹數目多少交割並依契丹舊例施行信皆分立界至等事續議書定庶應來悰用臻儀約啚歲當稟益保天祺令差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據良嗣本傳此時爲中龍未嘗爲大龍國書亦云龍圖閣直學士紀事作龍圖閣學士恐誤蓋良嗣以徽猷待制轉中龍武仲以侍御史轉顯謨侍制二人並新除也九月十八日甲戌十一月十九日甲戌可考

辛卯金人入燕明日遣馬擴歸廷獻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詳見北邊（案）紀事北邊已佚馬擴茅齋自敘云十二月一日經媯儒二州初五日抵居庸關契丹棄關走侯隨行

阿骨打謂曰契丹國土十分我已取其九祇有燕京一分地土我着人馬三面遍着令汝家執取郤怎生受奈何不下初聞南軍已到盧講河已入燕我心亦喜南家故地致他收了我與佗分定界分軍馬歸國早見太平近閩都統劉延慶一夜走了是甚模樣僕答日使人留此不得而知兵家進退常事恐亦非敗縱使劉延慶果敗亦別有大軍在後阿骨打日似恁統領底人敗了軍國大事汝家有甚賞罰擴答日將折兵死兵折將死延慶果是退敗使做官大亦行軍法阿骨打云若不行軍法後怎生使兵也待一兩日到居庸關爾看我家兵將戰關有敢走麽刻六日入居庸關攞列軍馬阿肯打與宗幹骨斜郎君並馬南向立諸軍馬三面整旗攞立粘罕以下諸郎君皆披甲作兩行相對侍立召僕當前阿骨打云我已遣使剝同爾家大使南去想已到汴城我已許了趙皇燕京如今打了須要去城內番官人戶郎是我要漢兒人戶都屬南朝我令差人入城招誘契丹令投降爾敢相隨前去招論漢兒麽僕答以使人留此本了軍國大事有何不敢阿骨打曰敢時然好來早同我家使臣前去入夜召僕阿骨打曰我親押軍來待與嬖離不見一陣適來已報同國奴直東走了來日可以人燕城是夜四更阿國打召僕去頗有怒色日國妃與四軍走去蓋緣我軍馬入關今閩爾家軍馬郤來攙奪如此則更無好說話也僕日貴朝使人已與良嗣趣闕下朝廷必不許來攙奪萬一南覲先入亦足可商量阿

骨打意少解次日抵燕京北門兩府漢兒官左企弓于仲文曹勇義劉彥宗契丹官蕭一信等開門迎降阿骨打召僕云令我軍先入燕京爾隨行盡見可回報捷已敎寫宣撫司牒差五百騎相送賜僕并隨行人鞍馬一副仍令攜涿州將官胡德章歸蓋德章先與契丹戰爲所禽囚燕獄中故令歸臨行粘罕遣烏歇來云傳論童太師昨來海上曾許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覓千頭令送來僕南發達雄州宣撫司史願亡遼錄云蕭后行五十里金人游騎已到城下左企弓等集兵拒守未定已報統軍副使蕭一信開后夏門放人要室李董軍登城續遣先被虜入知宣徽樞密北院事韓秉傳令若卯律拜降不殺一人催促宰相文武百條桁道父老出丹鳳門毬場投拜阿骨打戎服已坐萬歲殿皆拜伏于是使譯者宣日我見城頭砲繩席角都不留解動是無祀我意也并放罪蔡條北征紀實云阿骨打全師自居庸入燕四軍大王者奉蕭后由松亭闕遣燕人乃備儀物迎之其始至大內也阿骨打與其臣皆據拳生于殿之戶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向詢黃蔡有若干柄意欲與羣臣皆張之中國傳以爲笑自後尊大皆燕人及中國若良嗣輩敎之也以上並據三朝北盟會編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並云金以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蓋識

甲辰女眞復遣李靖王度剌持國書與良嗣周武仲同

來良嗣及靖等先以是月庚子至金國軍前入見國主曰數年相約夾攻云何良嗣對以夾攻雖是元約據昨奉聖州軍前計議云大國以去年不遣使爲斷絶別議特許燕京不論夾攻與否今月二日本朝於永清擊走蕭離不追至燕京雖非夾攻亦其意也國主曰夾攻且勿言其平灤等州未嘗計議如何必欲取平灤等州幷燕京不與汝家矣便令良嗣歸館居四日國主詔促令南使辭歸良嗣曰今到軍前合議事甚多略未嘗及而遽辭何也撤盧母曰皇帝已怒遂令入辭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良嗣曰自古及今稅租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租稅者可削去租稅事黏罕曰燕自我得之賦稅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見與且速退涿州之師無留吾疆

於是復以國書再遣良嗣及靖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迭)已上并據金盟本末及詔旨等華夷直筆封氏編年若載收事甚詳則莫如總錄蓋諸書多用總錄也案良嗣以十五日庚子至金軍十九日甲辰遣辭先至阿骨打卓帳處使兀室傳言且云自前年相約夾攻契丹及至寡人領兵到燕京并不見一人一騎更育人自來不許與底平擽等處今來都要怎生去得若堅要平州不是好意和燕京都怕別了便損良嗣等退歸所館良嗣等至其國弟國崙國相所居以貫所與酒果遺之以通其意良嗣欲與粘罕議事答以商量末定粘罕臨上馬與良嗣論以大事已定所有營平䕫三州一道商議了甚好御云則爲這箇事近上大人們都不肯若更緊着恐和燕京都制了便催朝辭兀室曰堅要平州莫是閑定關口不與通好此是皇帝已不許眾人皆不肯因約與元師粘罕等議事粘罕云這事本爲我家自着兵馬取得所以須要稅賦肯時便肯不肯便休請句退過界人馬良嗣等答以稅賦自古隨地豈有得地而不得稅者粘罕云不須理會只是要稅兀室在坐云此事不別許多田地州城人民都與了南朝些小稅賦計較甚良嗣日且如稅賦之內有諸般色數若細豆牽雜之類地壁相達如何般運莫若計數折納兀室云但依得後這事易爲遂復遣違等齎書赴闕以上並据三朝北盟會編蓋亦据用良嗣燕雲奉使總錄等嗣修之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是歲高麗王俁死子楷嗣立案宋史九月己巳高麗王俁薨遣路允迪弔祭陳桱通鑑續編云高麗之俗兄終弟及俁卒諸弟爭立其相李資深立俁子楷詔遣路允迪弔祭先是俁求醫于朝詔二醫往留二年還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豺狼不可交也業已然願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彭百川太平事迹統類云宣和元年六月高麗國忽丁矣以其王病求醫上命擇二良醫往歲餘方遣歸奏館二醫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人此兄弟足爲中國捍邊女眞虎狼不可交也據此求醫爲元年事醫還之奏亦非楷語之也周煇淸波雜志云宣和奉使高麗路允迪傳墨鄉爲使介其屬徐兢倣元豐中王雲所譔雜林志爲高麗圖經共雜林志四十卷幷詳載國信行移秦牘時劉逵吳栻並命而往是行蓋使面諭高麗王俁云女直人尋常入貢本朝路由高麗加他日彼來修貢可與同來海上結約此爲禍胎據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序云宣和六年八月六日奉議郎充奉使高麗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賜緋魚袋臣徐兢譔于四年九月出使內云楷王俁之世子也壬寅春三月俁病革召李資謙入議嗣事夏四月俁薨資謙乃立楷爲王楷眉宇疏秀形短而豐肉勝于骨性慧多學亦甚嚴明在青宮官屬有過必遭譴辱旣立雖幼沖國官

多畏憚之遇者信使至彼受詔拜表行燕享禮升降
進退綽有成人之風亦當為東夷中之賢王也九朝
編年備要云俁在位三十八年又
宋肇十朝綱要此係四月不書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五

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徽宗

宣和五年正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正月乙卯朔丁巳大金國使副李靖王度剌撒盧母以乙卯朔入國門詔趙良嗣周武仲復館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馬擴自序曰朝廷差良嗣武仲充國信使副仍送伴李靖等入燕僕問良嗣所以奉使事良嗣不答遂行經十餘日良嗣武仲同李靖王永隔撒盧母回自燕中赴闕不言所議童貫呼僕前曰良嗣所有申到語錄與爾所說不同兼爾係摘留使人自合赴約本司已作奏狀可取東路驗去僕遂行至閤下奏聖言令中使押馬擴赴王黼宅議事黼云在奉聖州禱留所論事理力爭死爭此一節朝廷甚多公僕曰不意延慶遁走女眞先入三關不得不爭也黼起立云據今事宜有何所見僕投黼一劄子云燕地乃中國北戶自祖宗以來有志慨復比者海上交結女眞已許割還但劉延慶遁走失入燕機會令女眞先入據之轄我兵弱已肆侮慢當此形勢於復地未爲急而防後患乃急務也請以復地之聞係畫徐制女眞三策以杜後患若女眞果以山前山後故地故民盡還本朝將用我故民守故地關山險阻易爲捍禦雖倍益

歲賜所入足償所出得以復境土而絕後患此寫上策倘女眞必欲割留平灤營三州不全歸燕地則宜守高所得彼得燕山使守燕山我得涿易則守涿易比各守麗國少益歲淼彼必欣然聽命若慮日後侵陵則類廣信以北橫斜多築娀壘嚴屯單馬仍開擺涿易兩于塘灤連接沮謝直据雄霸彼來則禦之退則備之是河中策若聽金人奉聖州之約北割燕京六州二十四爲全與契丹舊幣姑苟目前之利徐爲善後之計是爲縣策拾此三者若汲汲于求地而不計勞費增歲幣益下數輿役築姑防一偶用新附之衆徼幸戰勝一旦使禮眞得志殆將取侮於四步是爲無策今女眞雖乘勝女銳且兵少力分加之天兼未減張覺抗衡國內空虛氣民未附我若嚴備邊防屯集大單示以威信遣一介新士議之彼方內願不暇未必不成上策惟朝延議而辯之不可緩也衡讀至姑苟月前之利徐爲善後之計行曰可謂苟自前之利也公之下策上朝廷之上于數下策巾更待添些物色朝廷大議示定今又差策作公議使但着狮着柔交割取燕山便是功也餘不公論計上据三朝北盟會編所引擴於十二月六日自燕至雄報使此時正隨良嗣等到闕也

戊午引對崇政殿捧國書以進其國書云云對罷見宰臣王黼如儀黼謂蒞等曰大計定矣忽於元約之外求

租賦何哉靖對曰爲本國得燕所以及此𪗋曰類有開
諜害吾兩國之成者撒盧毋謝曰有之契丹日夜爲皇
帝言有國都如此而以與人用事大臣頗惑其言惟皇
帝與黏罕兀室持之甚堅曰已許南朝不可改也𪗋曰
租稅未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深特相還就然飛輓如是
之遠欲以銀絹充之爾靖曰然問其數𪗋曰已遣趙龍
圖面約多寡矣復曰去年歲幣如何𪗋曰歲有幣以得
地也今地未入取之何名靖懇求不已上亦特許之已
未入辭於崇政殿以期日已迫依所乞免供奉庭錫宴
及門外御筵等詔良嗣武仲復充國信使副兼送伴馬
擴充計議使奉國書往國書云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詔旨自此遂
復平灤營實錄云李靖王度剌辭崇政殿不日遣良嗣等案各本月日同金人國書云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

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肅馳使騁繼附音徽然承鄰睦之
修未盡理端之表故形敘輻開導深悰昨于天輔四年
趙良嗣計議燕京若是允肯自來所與契丹錄絹依數
歲交及夾攻回書已許燕京地分并所管戶民若不夾
攻不能依得已許為定平營灤等州未會允應今承來
書其別處移數到漢民雜色人戶如欲收復亦非元約
据上項人戶前次徃復未會遣漏辭意詳明昨來度剌
等去特已會具言兼契勘馬政來齋到事目所約應期
夾攻最為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自應
朔州人去不如此則便為失約也且當朝兵馬攻下西
京以至武朔曾牒代州亦未相應夾攻又良嗣齋到書
所請夾攻者貴約自涿易等處進兵至燕京金匿自古
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當朝兵馬攻下居庸直抵燕城
郎日款降外肯許朝兵馬不能入燕已被戰遣以故李
等去時具言已許燕京所管州縣地方元管戶民如或
廣務於使來諸應難終於信義今書又齋辭索平營凝
等三州已係廣務於長求略此事件為約分明義當不
詩爰念大信不可整且圖交好特許燕京六州隨縣
所有銀絹一依契丹舊例交取兼燕京自以本朝兵力
收下所据見與州合納關色稅賦每年並是當朝收
紨如可依隨請差使不過前向正且受禮賀功及齋
送今歲合交銀絹外平營擽三州亦不在許與之限
所有次年以後銀絹交割虛所立界至及其餘事等姑
侯大事議妥告成獻廝奏凱惠勞敘錄優他部落外冉

遣人員續議畫定如難依隨請于已後無復計議燕京
令屬祁寒冀膺多福今差孛董李靖王度剌充國信使
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謹奉書陳謝不宣李靖上殿傳
逹國書訖上遣黃珣傳旨云兩朝共議發力討伐契丹
今已得燕實為慶事自乞海計議累年大事已定自合
結絕今來一事未了又生一事暴師日久各不穩便早
見了當其享大平豈非美事所肯兇賊詣幸相王讎第
計議初五日人辭上令黃珣傳旨諭靖等到軍前日傳
語大金皇帝謝遠遣使人到闕兩朝信好累年已耆切
不可聽契丹言語此輩亡國之人設安身處只欲鬧亂
兩國但與監破必不敢復言且如彼貳本實難從只緣
成就交好待議依應然亦須酌中商量方可了得所有
營平縱三州地里不多只是要抵敵四軍且是一道了
絕甚好本朝與貴國交好累年且如明交覓一般物也
須與卿等到日但子絲奏知靖等云領聖旨于是復命
良嗣等齋書伴送朝廷國書云正月日大宋皇帝致書
于大金皇帝關下比聞親提師卒遠涉鬭封懸煩振旅
之勤共底夾攻之績夙維信義方劇忻愉亟承使節之
還雋沐書辭之悉念欲諸于權好當取示于忱誠本朝
于貴國數年計議漢地漢民及夾攻等事具載累書茲
不贅詞昨趙良嗣等還自代北知欲入屬討伐郎自承
易等處分遣軍馬夾攻三面掩殺契丹數陣大獲勝捷
追逐遠過燕京東北實與貴朝犬取居庸之兵相應廢
有差失暨國妃與四軍以下弃窴城中無不順之人似

闕貴朝兵馬相近于義不當爭人燕城卽令遼駐兵馬
本堅守信約之塞夾攻者事皆有跡可考不待理辨今
承來書燕地州縣稅賦欲行拘收不特事非元約亦非
近所計議自古及今稅賦隨地況遠隔關塞民戶如何
般運于理本難允應重念萬里交權踰海遣使積年于
此信聘往還情意已篤義當勉從所欲以成交好今特
許每歲別交銀絹以代燕地稅賦令良嗣等前去定議
并契冊舊交銀絹並合自今來計議畢日爲始所有彼
此遣使持讀賀正旦等事候計議畢定發遣月日受
理去遠其銀絹交割處所分立界至等事續議畫定候
屬春和茂贈天福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
嗣朝散郎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及差馬擴
充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請別
幅專奉書陳賀并謝不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五年春正月金使李靖王
度剌撒毋與趙良嗣帶來金主謂燕京用本朝兵力
攻下其租稅當還本朝上意以銀絹代之靖復請歲
幣上亦特許弍命良嗣再使求平藥地阿骨打日平
藥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稅租阿骨打燕租六
百萬貫止取一百萬然還我涿易舊遺良嗣日本
朝自以兵下涿易夫不復何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
不敢擅增良等留雄州國書遣奏詔復遣良嗣
再使代稅之物悉從來論許以遣人舊歲幣四十
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順景檀薊六州代稅

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三月金使甯進劃
王度剌撒母盧持誓書來且言金主許還西京且求
鎬軍二十萬而圍書并誓書乃無一請及西京者書
良議與甯朮割斯門之言乃遣兵部侍郎盧益持誓
書見交燕京日子盧益等至燕山先索鎬師金帛乃
得兀室等且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凡更改三
四王皆曲意從之且之燕人超濕訊李虜能來歸
者宣耕縛溫訊與之志愈騎矣至夏月遣楊璞
以誓撫司京涿易權其薊景六州來且索米二十
萬石書及燕京蔡傚人順先日交割後日燕定燕之
金帛上遣童貫民戶爲燕人席卷而東而宋朔捐歲
幣數子女職官空城而巳金黏罕猶欲止割而涿阿骨
打日百萬所得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時易捐弓
爲金海上盟詩勸君莫肯捐金議一寸山河一寸
金人謀獻不已宋朝曲從所請乃許之左企十
編故人求賓月而所書遠及五六月事〔案〕續宋
交年此邀正之詳雖以相附故仍從蓋晉述
正燕大雖係事撒盧每此作撒又日撒原次附
左月末不及作作君王莫聽捐母議母母盧
各企弓詩母紀事莫惜捐金議燕異
〔又〕本引用句亦勸君良盧議亦謂虜許我雲中
故赦兩河此紀時習趙歸辭謂虜許我雲中
三日戊戊山後云〔案〕三朝北盟會編四年十月十
易八州並賜名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庚戌曲赦河東

河北燕山府雲中路庚戌之赦與紀事及宋史月日
並同續宋編年此係正月與兩赦各不相合雖正月
以下至五月中閒事各不書月似出亦可作四月事
但此下書後以王安中知燕山則安中出知燕山在
二月十一日復書日後其事定係正月矣若取附四
戶庚戌下似嫌失實令仍從原大附正月末而以四
年十月詔書附之蓋曲赦既有兩次且各有詔書本
可兩見也詔曰朕膺天駿命作民之師夜寐夙興惟
祖宗之是紹續帝孚佑中外教甯遠暨海屬邑不李
俾乃眷燕雲之境實我舊封五季不綱陷于北狄屬
者虜酋失道自絕于天怨結四興勢似瓦解惟子兒
相上帝寵綏兆民爰命六師大中戎伐爾有衆懷德
惟素沛然率節肇心奔走來歸莫之能過王師無戰
而先志是承四海承清惟朕以俾與念茲士久困梁
昏上下相陵人用無告典刑屏弃罪及無辜崇多賊
賢毒痛猶在以寬代虐帝命惟新應收復皮已歸附
州縣見禁罪人除抗拒王命及謀為不順外餘無大
小並放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人并許所在自陳
當議盡行甄拔隨材任使流配官人並放還逃亡及為
盜賊者並釋罪令歸惟爾有官體茲德意奉承罔怠
以稱朕惻隱之誡庶一方亟蒙
休澤故茲親札詔爾咸使聞知
〔又〕後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藥師以
節鉞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兼常

勝單橫盛度不能制朝廷恐生變九月以度知中山府蔡靖兩易其任〔原注〕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蓋天所以限蕃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宋朝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石晉以燕山諸部賂契丹又改爲燕京路則與平州爲兩路矣始宋朝自海上議割地但云得燕雲兩路而已此平灤所以有辭也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故斡離不入寇至自平州出當時議割者不明地要之義也〔案〕宋史王安中知燕山府在正月七日辛酉王傳東都事略亦係正月薛應旂宋元通鑑月日同且與郭藥師同知並書三朝北盟會編二月十一日乙未尚書左丞王安中除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判燕山府資政殿學士詹度爲燕山府安撫使六月一日壬午以藥師來朝除檢校少保河北燕山府宣撫副使同知燕山府九月八日乙巳知河間府蔡靖同知燕山府與詹度易任與各未不同而所記獨詳云童貫蔡攸將交割燕山有月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守臣王黼自以爲功多故易縣名以張得意乃遷蔡攸少師守燕山攸深不欲在外且力辭仍以嘔血告上令選自代者乃舉王安中

安中河朔人必知北方事自左丞除節度宣撫河北燕山安中之行也上悉出內府金玉器至於鉼鑪研几之屬畢備使至燕鋪陳於州寢以誇大夷狄融還之隆一時殊絕謝獨賜道賜以詩且約歸而相之也又六月中御筆云下安中知燕山存詹度郭藥師同邪故度補御筆所書有序九朝編年備要云靖有賊府至則開懷待藥師藥師亦重靖所爲損然終不得其柄也藥師在燕山几有所請朝廷無不從又遣部曲商敗諸路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下及小璫無不喜之青時常勝軍及辦軍號三十萬成兵推九千人無能爲也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左衽時人比之祿山云原注云云是議劃燕山事與詹度郭藥師等事不涉其文亦据九朝編年備要而張滙金節要說此尤詳此與正月己卯良嗣在金軍議平灤事可以參照

二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二月乙酉朔丙戌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顯謨閣待制周武仲閤門宣贊舍人馬擴自燕山回至雄州以金國國書遞奏其書云云初良嗣及武仲擴等以正月壬戌出國門丁丑至雄州己卯抵金國軍前諸酋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使於一廢寺

以氈帳爲館良嗣見金國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止平灤一事豈不能相從耶國主曰平灤初未嘗相許今欲作邊鎮不可得也案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五云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遣屬虜不肯割案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遣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以上云云其案字以前並爲長編佚文照書例當以大字正文對補但長編佚文之散見各書者其有月日者明按日附入其無月日而有可据補者亦補日附入准此事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辛亥良嗣至奉聖州議起至五年四月十一日甲午交燕其閒並及平灤一事係本不係月日但云宣和五年亦不敢聽定爲何日事郎以大字附入亦嫌複沓況原文語氣不類長編似經删潤此當爲伯厚考史節取之語難屬長編之文但非原本不得据爲佚文以大字輯入也平灤營三州四年十二月二日戊子御筆付良嗣等求之至此不許已定故後亦不議此矣其四月十一日甲午下論此是紀事据蔡條北征紀實補入本爲追序非當日事也則彼文既係五年除此無可附入故輯以補見于此蓋良嗣等以五年正月八日出國門二十五日己卯始抵燕以前無可議總爲己卯至二月丙戌數日所議事也九朝編年備要云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

附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耶律德光又得檀順景薊涿易六郡建燕山爲燕京以統六郡號爲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一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顧炎武京東攷古錄云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款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幷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案通鑑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案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遂之天贊二年爲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取之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接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倘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於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以上顧說與日知錄所言同通鑑後晉太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割幽薊等十六州賂契丹本無營平當時朝廷牢執之陋亦可具矣

遂議租賦兀室云籍燕地所出幷課利計直可也良嗣曰國書止言租賦耳乃及課利何哉辨論久兀

室出燕京租令舊租緡錢歲四十餘萬新租緡錢歲六百餘萬良嗣曰承平時年粟不過百錢今兵火凋殘之餘蓋十倍矣豈可視此爲率哉兀室曰姑置之貴朝必已有成數幸明言無隱良嗣乃出御筆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良嗣復出二十萬之數兀室曰此一小縣之數也良嗣曰海上所議盡還燕京一帶則與契丹歲幣今貴朝已治平灤營州不議又起燕京職官富戶工匠今更於此外歲增十萬匹兩歲歲如之經久無窮豈少哉兀室曰海上之約燕地人民合歸南朝燕中客人合歸北朝從此各發還鄉兩面進兵夾攻即軍馬各不得過關蓋欲南朝乘本朝兵勢就近自取今貴朝不能取直候本朝軍馬下燕使貴朝坐享山河之利有何不可

兼稅賦自其地出非貴朝物也何屑屑如是耶本朝欲起燕京職官富戶工匠亦緣元約燕北人合歸北朝如郭藥師常勝軍皆燕北人藥師亦鐵州人恐貴朝須此常勝軍驅使更不之請所以且將職官等相貿易若貴朝亦欲此職官等抵遣藥師常勝軍還鄉可也今所許猶未及歲幣之半更兼西京在其中如何請合遂除西京復堅執如初良嗣不得已以御筆綾二萬許之兀室曰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稅多寡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并以綾羅絲綢木棉隔織截竹香藥材細果等充兩府謂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等本契丹兩府人金人得之任用所以復稱兩府也議者謂祖宗雖徇契丹歲捐銀絹五十萬匹兩之數蓋榷場與之爲

市以我所不急易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今悉以物色估充榷場之法壞矣時兀室適得鄆筒文字乃燕山路轉運使趙良嗣乞存留人從等事兀室曰計議未定而已更府名差官屬豈不忿忿設議論不合遂欲以強兵取之耶良嗣曰乃是各不相疑之意何爲見詰（原注良嗣除燕山運使詔旨在正月十八日初草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案宋史良嗣傳不載除運使）翌日兀室傳其國主之言曰燕租六百萬今只取百萬非相侵迫而乃靳嗇較秋毫如此借使如數得之與時以物估充當益有難色不加且已還我契丹舊疆寢其供輸之約涿易常勝軍舊屬燕京亦當見還請貴朝退軍出城吾且提兵按邊若兩軍相遇豈得晏然而已哉良嗣曰兩國修好累年於茲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

豈無曲直哉兀室曰非本國紛紛自貴朝者甚若增作百萬緡則無事矣良嗣曰使人出疆豈敢擅增况通舊數已七十萬不爲不多兀室曰請退軍事聖旨極峻不若聞之朝廷庶幾早決李靖曰郎君之言非妄也不可忽良嗣知其欲爲釁端曰大國通懽當以信義萬一交兵罪在曲者非使人所憂也案以上係二十六日庚辰議事蓋己卯之翌日也紀事于丙戌下提行書之以似丙戌之翌日矣然三朝北盟會編良嗣回雄州後二月乙酉朔金人焚橋梁次舍則丁酉早已在金軍矣又翌日兀室來詰難良久遂出書藁租稅事目云事恐在書中能從固善不能從無以議爲也並出燕地圖指示曰招燕州是渤海聚落合歸本朝外居庸金坡兩關已爲南朝所得古北松亭關本奚家族帳當還金國矣良嗣曰古北松亭關初議已與南朝今復

取之何哉再三力爭良久方去（案以上係二十七日辛巳計議三朝北盟會編）於見日良嗣卽回雄州遣奏後兩日良嗣入辭金國主曰古北松亭本奚地合歸北界初以汝力爭疑非善意今已釋然待將古北與汝家其松亭關本朝屯成不可求也問良嗣來期何時以半月對令良嗣書以識之國主曰過期不來提兵往見矣書中毫髮之爽亦如之去年今年歲幣速齎以來遂令良嗣回別不差使人是日國主與黏罕等入契丹納跋行帳（案納跋行帳遼史營衛志作捺鉢行帳四時行在之所也厲鶚遼史拾遺引王易漢北錄曰春捺鉢多于長春州東北三十里就濼甸住坐夏捺鉢多于永安山住坐秋捺鉢無定上冬捺鉢多在邊甸住坐與邊史所說地皆異）前列契丹閤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契丹規式每入氈帳中門謂之上殿國主云使人回爲我語皇帝事當亟決使人亦疾

回我欲二月十日巡邊無妨我良嗣云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及期莫若使人留雄州以書驛聞爲便國主許之時金人得左企弓輩日與之謀以爲南朝雅畏契丹加以劉延慶之敗蓋有輕我心左企弓嘗獻詩阿骨打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然金人自以分軍護送燕京俘獲東歸又山後告急天祚已占西京見招誘應朔等州當遣兵應援復張瑴據平州之衆亦須支梧既已出邀索百萬之言不能無懼故亟示巡邊之意覩朝廷所應如何故自南使過盧溝者斷橋梁焚次舍恐我不從而自防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纂後兩日當爲二十九日癸未距二月六日庚寅止七日回詔郎至雄州雖急遽不應如是之速何以二十七日辛巳自雄州遞奏金國書爲得實不審二十九日良嗣銜在金軍未至雄州也況良嗣約半月回而金主迫以二月十日

巡邊若是二十九日語此期皆不合亦當爲二十六日
庚辰語也紀事不知所用何本但所言並與三朝北盟
會編相同當亦節用良嗣總錄及馬擴自序劉潤之特
敕箚略耳今不復取金國書云正月川大金皇帝致書
子大宋皇帝闕下遠辱華函繼形溫問因遂成於小補
感特既於慶儀載循計議之辭未悉聽從之論致須馳
報冀示誠音自來趟海計議收復燕京并所營州縣元
是漢地漢民已曾允應若是來攻則與又承回示若大
金兵馬到西京本朝便自燕京并應朔等州進兵泊至
遣兵攻下西京諜報代州不經依應直候契丹勢傾力
敗方自訴易起兵與元約不同非於奉聖州良嗣等來
時國兒狀奏貴朝兵馬稱人燕京雖已殺盡幸頭款附
金國尚不欲違約已報許與後國兒又申慮溝河南大
破南兵難追捉數薊願爲金國臣于乘念如不自取應
失元計遂遣東兵攻破居肅燕京并所管州縣並已款
降尋遣親見副使馬擴專報委細及差人就檢陣地僵
屍甚衆俱是南人更行人請知貴朝統制劉延慶已坐
失律兼僞命林牙統軍查刺等以下亦稱國兒知當朝
兵馬過關勾退鎮南軍馬待圖逆戰蓋以自來已破大
軍號無警急及至相近不敢對敵因而還去別不敗于
南軍南軍亦不會到燕京存右若是城中之人實有相
順無因盡殺人城軍士依此事跡足認貴朝兵馬不克
夾攻特因自力所以拘收稅賦今承來書事非元約稅
踐踏地戶民如何般運於理本難允應令待許每歲別

來契丹發行月日到闕仍于穩便處所起置權場所有
使以十月三日受禮依上列來外賀貴朝生辰並依舊
畫立其賀正且信使彼此各請預先一日到關生辰人
所有封疆可自燕京所管州縣地分與平州界至其間
付及示盟誓凡丙事節皆遵此約長世不違貴邊同盟
來交劄銀絹依準舊例分被五番般送平州路界首交
今歲以後常年合交代稅絲綿等物依見去劄數并前
諸物定于今歲十月交割內絲綿等物燕京北產外白
銀絹依契丹數目送至燕京用賞取人外据代稅絲綿
別有詔日如可依從即請一就起般年前并今歲合交
据今歲代稅合要物帛絲綿諸番色數並訖中等價直
爲邊彌所有贊虜投過民戶別論良嗣等肯會去說所
已會書報倫賞務侵求難終信義無煩理會況平州已
請依與契丹一般者交送据平灤等州不在許與之限
舊曾交割官員檢辦收領緣稱絹貨下弱不並前來令
議據前年合交銀絹數內先已將到二十舊正兩尋委
數外以上別不奉到宜旨不敢自專願遣使人竊書計
不允從添綾二萬人二十爲數更或不允綾在二十萬
便添十萬仍議西京在內吏或不詩西京別作一段猶
良嗣等稱奉御筆只許銀五萬兩絹五萬匹如不允應
命宣論國信使副于內只收合直一百萬貫貨物回奏
勘會據燕京管內收納隨色稅賦其送五六百萬貫乃
由更收稅色實以自力收穫故也既以相許即委所司
交銀絹合良嗣等去定議向來燕城脩賴貴朝攻下無

燕京并隨州縣民戶不少若許計議不見定一自難安撫荀失今來播殖將來住係何處率難孫責如或雖以準隨請各只依契丹體例施行仍速勾退過界兵馬候當春始善祇多祺有少禮物具諸別幅令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回崇奉書陳達兼謝不宣據遼史保大三年二月癸巳興中宜州復城守三月駐譯雲內州南又契丹國志曰天祚得耶律大石兵歸又得陰山室韋乞割石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耶律大石力諫曰今國弱至此而力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天祚斥而不從大石託故不行天祚遂率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甯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紀事言山後告急郎此但云天祚已占西京不知何据張穀據平州始末五月三十日辛巳可考

庚寅詔遣趙良嗣周武仲馬擴自雄州再往金國軍前計議國書云云御筆付良嗣武仲擴等議山後事須力争如不可争方別作一段商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宋茅齋自序云到雄州後郎作語錄入遼待報自南使過廬溝河郎茨橋柔儀因謂良嗣曰女真廣邀歲幣聲言巡邊所以疑懼朝廷而自防也良嗣曰勇人自用兵未嘗敗衄何自防之有僕曰兵家當怯守猛戰今女眞兵少力分見何處危道安

得不自防如僕前日所諭徐制女眞三策比見形勢正當用之乞召使副或止令擴赴闕稟議欲申尚書省經撫房寫了申狀呈奏貫乞發遣貫云主上必不較些物色但得事了早班師爲上後來他別人手裏理會不肯發越十了還到國書並從之敎云不許更生侘議也朝廷國日書云二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專使云還置鄭遼逮嗣沐華緘之悉具知雅意之詳雖交鄰國者當善初終而守邦圖者務敦信義既早通下契好宜曲徇下來綜所言代稅貨物幷事目所載色數價直交割月日處所與書立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當榷場事並如來書所諭其年前契丹舊交銀絹已指揮宣撫司津送前去今歲銀絹已令自京起發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交割誓書亦如來示候交割燕地訖諮闕本朝舊祿與貴朝通好天下所知前後計議每務曲從貫朝所欲以成交契誓書之厚諒能深察所有西京管下郡縣非務廣土以日近邊報契丹昏主數領兵馬出沒本朝當議就便計度力圖備禦爲彼此之利茂履春禩順膺介厤令遣趙良嗣等自雄州復回遞中專奉書陳達不宜謹白

三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二月甲寅朔乙卯金國使甯朮割王度刺撒盧母來見於崇政殿趙良嗣周武仲馬擴等先以二月

庚寅發雄州乙未至燕京見金國主得書大喜良嗣謂兀室曰貴朝所須歲幣不肯本朝皇帝無少吝今平州已不可得唯西京早與奪庶人情無虧武仲亦曰來時主上丁甯極留意且煩奏聞兀室唯唯而去越三日不來良嗣武仲大恐慮因山後壞山前已成之議即欲棄之馬擴力爭姑待次日原注十四日戊戌兀室楊璞到館云西京路疆土據諸郎君言初得之時城中再叛攻近四十日方下士卒死傷極衆實為艱辛又非元約當割若我家不取待分與河西毛揭室家必得厚餉河西謂夏國毛揭室謂韃靼也皇帝謂趙皇大度我増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兼我在奉聖州心已許之會議三日今早方決然其間人民卻待遷去良嗣等曰既得

疆土人民自具若止空城相付將安用之兀室良久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諸軍犒賞耳擴答以貴朝既許西京朝廷豈無酬酢之禮兀室曰此亦再遣使去辛丑入辭其書云云甲辰良嗣等遂與甯朮割耶律度剌撒盧母三人來將發國主謂良嗣曰甯貴臣也善待之時詹度除知燕山府王安中除宣撫使駐燕山甯朮割云此行良遠恐不獲如契丹舊儀止求花宴良嗣曰當其取自至壬子(原注二月二十八日)甯朮割度剌至國門詔良嗣武仲館之并用契丹故事仍別賜衾褥叵羅是日引對罷詣王黼第如儀黼欲令趨庭甯朮割不可分庭而見甯朮割云西京已許貴朝願歲得祿碁二十榜士卒取西京僘甚乞加犒賞之恩黼許諾上以甯朮割等屢乞

花宴且其國主有善待之語詔特須賽宴宴日就辭於集英殿跪奏願聞特賞金帛之數上諭以二十萬甯朮割乞增上不許甯朮割退良嗣等前上問金人增歲物起人戶誅求不已何乃爾耶良嗣對以女眞貪暴性利之從其他不鄙也馬擴云以本朝兵不立威乃至是武仲云賴陛下聖德阿骨打心服不爾邊患未易弭上云女眞貪暴殘民害物雖黃巢不如詎能久耶然彼既入關先據燕地朕恐為後患不惜增百萬以啗之且解恤目前之紛也詔吏部侍郎盧益借兵部尙書與良嗣俱充國信使擴充副使持國書及誓書往軍前議交燕月日國書誓書云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按良嗣與甯朮割等皆言虜許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矣而國書幷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甯朮割共為欺罔卒啟兵端云(案)茅齋自序曰

僕復至燕京兀室等云皇帝甚喜大事已定此是商量
文往禮數也僕窺語良嗣便可理會山後良嗣不欲曰
既事關僕僕日御筆令力爭奈何良嗣徐譯兀室云貴
謝所須本朝一一從了御有山後西京地土人民并係
隋漢地今燕京已了若將西京一同割還乃是契義兀
室云西京路前在奉聖州時龍圖言不要後來所以只
言燕京事今更不須再言也僕日山後故自海上理
會使人豈敢言不要但每言燕地則西京在中矣兼貴
朝已許本朝收取今識京既已割還西京卻在西南貴
朝卻要去遠卻如何占守或關與別家何若併還山
朔使得故地亦見交權誠意良等怨僕不合理會南
後必致壞川前僕谷山前嗣表裏關一則不可
守兼御筆力爭豈可不盡心為兀室三日必至良
嗣倉皇云本不欲理曾西京事公必欲為日不會山
前事壞了日御筆令力爭交得不言良嗣言但歸日
語錄中載爭之言數段足矣僕日臣事君以忠何可
偶也良嗣兀室三日不來既必生變適欲呼靖合
勿讓侍郎且更請公面議之僕日賴侍郎合呼某來
若龍圖一與李靖畫驚郎他日御史臺公事有所在
矣良嗣驚云某意但了燕山事郎吾背成功恐因山
後壞卻宣何苦相戾僕不然吾曹苟能為朝廷得
全燕之地復五關上出丹契歲賜使國家輜員萬堅
困機借勢控制強虜弭久遠表去裏單之患則粗可言
功今既不得平燕營三州又失偷松亭二關毋歲別增

一百萬緡耗竭中國當自此始又復不要山後則燕人志向不一爭端在郎禍壽叵量尚何自謂功耶良闕云縱使虜人見詳必復邀增歲幣朝廷之力己竭加何可出僕曰龍圖運臣也畫此利害使朝延能浮費不急之用以爲守邊之貲則有餘矣公見西邊爭戰形勢雖一賊一桀必力職取繕策之功在所不計盡要塞必爭之城期于必得而後已僕料虜人之意西京已在其西南數千里彼必不能守將必歸我姑少遲之良嗣云縱使虜人見還公觀今日朝廷事勢加何守得僕曰得而棄之瓜在上意方憂撓間兀室楊璞至云西京地土據諸郎君與臣下議言當初得西京時攻圍四十日死傷無數推皇帝言趙良嗣大度兼我在奉聖州心上許了不若與去好共大與交權也勝似與河西家然人戶卻待起遣良嗣附與辨論久之兀室云民士盡劄選貴朝只邵要些答荷此中亦遣使人須得道彼只得一年之數賞此軍人便是體數了也差大使窩朮字董副使耶律松度刺持書甚兩日同發至闕金人國書日使轄薦居榮訊送承既譬歲幣之優深悉善鄰之意候成誓約承保惟和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並事目所載色數價值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日生辰及置推場事並如來示所論備詳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綠刮依契丹舊交月日特思元書壁合一就重念春農殺運不易曲從來意其銀絹以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

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春律在中冀膺多臨令差孛堇肅朮割協度刺爲充國信使副撒盧毋充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又事目一紙云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昭入契丹舊漢地州縣特許燕京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尋爲不能收復致本朝收了又差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南京已曾計議爲西京不在許限不經許與只與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令來又合良嗣等許議西京一就收復雖貴朝未經夾攻而念兩朔通和負同一家必務交權駕于往日特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并地戶人以其己西併北一帶接連山後及州縣土地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地土甚多自來收伐撫慰將帥士卒難苦不少今來無別再索經略請孝人交割其諸事理己宣諭良嗣等去訖來書稱契丹出沒今差人押令大軍往彼幸踏地里交割發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日議定又誓草云大金大聖皇帝創興大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已後附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爲邊國尚爲大金所存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並燕京每年所出稅賦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算錢一百萬貫合隨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約間諜誘擾邊人若

盜賊逃人斬賊捉獲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賊罰賊雖
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責若有暴賊或因別故合舉兵
衆須得闘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
地各如舊不得遮堵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人往來無
得禁阻所責人通權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
神明迷攻子係不紹社擾傾危以上國書及事月誓草
並据三朝北盟會繼輯人無名氏大金弔伐錄所載誓
書其首尚多維宜和五年歲文癸卯三月卅寅朔四日
丁已大宋皇帝致誓書于大金大畢皇帝闕下天之所
助者賴人之所防者信殺信思辛須則自大前之吉無
不利昨以討其六十二字此當為著誓時所頒故金人
誓草無之地良關燕雲奉使錄云將發虜內遣商發商
求諭以齋木割係是近上大臣知國事見充內路部統
兼殺敗夏國列貴朝奠似尋常使人一般請依契丹舊
例相待至商畢事節便可以一面與決二十入日壬子
到國門三月甲貞朔進館五日戊午宿求等上殿上遣
黃堝傳旨城等雜軍前日大金皇帝安樂否累年計議
事一切了絕信誓己定其享太平乃是永遠貢定甯求
割奏言來時本闘皇帝令奏大宋皇帝計議公事己
了不要別做則好上復令璃旨朝廷大信既定豈有
變更令詣幸臣王論賜第計出國書并誓讀示至
西京地界事辭諭爾求割此廣移士地本為邊州及
天德雲內地分若不也守防把夏人定來出設要當以
河為界兩求割許以不知又讀至所示誓草云五字甯

四號宴金花美之臣蓋見良上擴益來當後始尺至書姪
月此有花從麗以僚來四朝並充龍論議交用伐契云或
考箋盛數極臣至禮花制月誓條國圖順復割堅罪好三為
四錢朝至其皆凡儀有春十草三信閣履盟令盟之猪月知
月氏故滴珍歷大且三宴一乃朝副直融銀立載學勤日交
甲四事紛巧蹕禮祖品賜川令北使學和絹誓承振秀大龖
申史也鏤又而後宗生花甲金盟有士茂講草治古驪來論
朔朔是金賜騎恭舊辰也午國曾少趙迎以付鄰所預皇以
閏春花臣車謝程大蔡至依編禮良祖前國歡無政帝敵
癸臭為豫駕上也燕條賞草朝物嗣福來信來而之致國
巳関最燕有元春遇鐵北書廷具充今與使書萬臣書往
初花則花小節秋遼圍割書誓諸國差契副云世其于來
盧宴倍牽燕游二使山屬也書別信中丹到燕講著大只
益之於從謂春燕在叢乞此郎幅使大物講城信約金可
及段常珠之或則廷談花誓依專闍夫一依候修神皇用
趙所品對幸用用云宴書金書門試般草各睦之帝知
良高御金羅絹國詔令國陳宣工者書立之誓闕交
嗣下用明帛帛朝特不誓達賛部交書盟誠惟下禮
馬莫滴池花花燕頒別草不舍倘送誓誓日兩華朝或
擴不粉香甚蓋集春出令宣人書並至後今朝緘廷
與多鏤質為示賜宴附付以馬盧加日然伊弓存國

甯朮割等以三月己未（原注：初六日）發京師行至涿州大金國主止盧益等呼甯朮割等先歸益良嗣擴留涿州候宣撫司撥足賞軍銀絹乃詣燕山兀室高慶裔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且求細故紛紛至屢卻令回京師換之益等諭由主上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猶不信更改再三四不已朝廷皆曲從之居數日兀室與楊璞來言計議已定但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越境去南朝須先以見還方可以議交燕月日是數人者皆契丹所指名金人必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之益擴不可曰數人聞已達京師今欲悉還之不惟失燕人心且必見盡告國虛實所係非細況今已迫四月虜亦難留何慮不交奈何隨所索即與之

彼得一詢十何時已耶然良嗣卒與撒盧母同赴宣撫司取溫訊等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及馬擴自序修入本末云終以人戶未足移文往來留使人涿易州數日拔擄差撤盧母同良嗣往雄州宣司取溫訊等經七日縛溫訊回令參取之本末又云居二日兀室楊璞來言封氏編年係此於二十日癸酉考按俱不台令改云居數日熙不帳悟丁巳始差接伴使勃堇渠列副使少卿郭霆來與益等相見案此係三月二十四日事紀事誤于原注下提行書之則似四月十日癸巳後另一事矣今不取改正附癸巳原注下盖兀室高慶裔來卜誓書索人口後此時正遊奏改接誓書茅齋自序云留涿十日則下二十六日已卯見金上卤是十六日到涿至此已八日而接伴使纔來故云始差也三朝北盟會編不云渠列郭霆接伴但云至燕從差李靖劉嗣卿充館伴蓋在涿則差接伴到燕久復差館伴也己卯見金國主詩遣楊天壽傳其言曰高慶裔齋書甚善然須俟取戶口勃時不回議之原注戶口勃時不據金盟本末勃時不莫曉所謂疑或即指趙溫訊等也至今未至何故益等對過雄州見童太師云戶口在者何吝如變

匿姓名亡命之人雖立賞召捕安能便足三五年閒大事方定此細故也何苦相左楊璞云已秣馬脂車炭止候人口齊足卽行（案此係二十六日事）壬午益等赴花宴（案遼史禮志曲宴宋使儀用教坊曲賜簪花故亦曰花宴）是日金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恩漢兒左企弓以下搢笏捧觴晉壽悉如契丹舊儀時國主形神已病中觴促令便辭略不及交燕事盧益力爭不可兀室曰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曰且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耶立誓前耶良嗣亦曰未議之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京月日三符家口立界四山後進兵時五西京西北界未定兼賞軍銀絹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符家口者有永濟務在焉初畫地圖

以屬南界宣撫司遣姚平仲立封候誤置北朝故艮嗣以爲言兀室云我以山西全境與汝家豈不能易此尺寸土地耶艮嗣不能答徐問交燕如何兀室曰候宣撫司戶口齊足艮嗣云有各捕未獲及未嘗到南界之人如何兀室云若未獲止將郭藥師董虎兒（案董龐兒事政和二年可考此云虎兒恐誤）當之可也皇帝聖旨山西地土幷符家口已撫可議者使副當亟辭去（案此爲二十九日事）癸未復遣艮嗣撒母等往雄州取戶口迻次撒母等曰兩朝議如許大事十分八分來成止爲人口毫末皇帝有言此事責在趙龍圖首尾議約之人艮嗣云若趙軫趙溫訊韓昉果到本朝艮嗣必知之今寶不聞奈何楊璞密諭艮嗣云拒之深或觸其暴不可悔也艮嗣以璞意白宣撫司宣撫

司不得已縛溫訊赴軍前撒母喜曰可以相賀矣若韓
昉與張軫等案韓昉已見四年九月丙戌注張軫未見遼史亦無傳且上作趙軫此作張軫未審
孰是抑果有兩人當考皆得尤善是月戊子溫訊至黏罕釋其縛
而用之楊璞尋出國書誓書二稿示良嗣欲借糧十萬
石轉至檀州歸化州給大軍討天祚且請良嗣入辭良
嗣問交燕的期以十七日先令官吏來其兵屯盧溝河
俟皇帝進止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四月癸巳為初十日正當良嗣等辭金日其初云云以下
並追序三月六日後按日計議事皆當附癸巳下三朝北盟會編據燕雲奉使錄歷詳令取紀事所略者拾補
之良嗣至添詔瓦郎君及高慶裔來酉言指摘誓草云五字不當用及常年二字又除去後面壘道五句便令
退換更人口未齊表許過界因以其意遷奏復于遷中付下御前改定誓書并誓草進至燕差李靖劉嗣卿館
伴至業門執笏捧國書入至國主帳前西北立閤門官傳圖書入引至帳內蹕問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奏說拜
起復蹕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奏說拜起復位引出帳南面西立閤門宣贊云大宋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

等朝見閤門官引進面北立先五拜搢笏舞蹈奏聖躬萬福遂引所賷禮物等自西而東于國主面前過遂賜對衣金帶蹕愛訖復謝恩于是賜茶酒謝宴訖同館伴還安下處楊璞高慶裔來傳黏罕指揮斥字畫諾筆提拔不對又須者換對以自來國書是司分人修寫拘於體例自無諾筆今主上親御翰墨在闕下因使人陳乞已換過兩交到涿州又換一次敵國往來豈有此理然終以人貝未足移文往來事辨論久之四月二日乙酉金遣撤盧母楊天壽同良辭至雄州取戶口宣撫司願難之再三言乞差人去收初五日趙溫訊來長蹕求免良嗣諭之云本朝固不欲諫講過去然金國必因此而尋云大丈夫生死皆有道生亦爲民死亦爲民借諫議一身以解兩國之兵爲利亦不淺相顧感泣遂以溫訊付之七日庚寅金人既得溫訊遂交賞軍銀絹至朝辭國主云卿等歸去傳語皇帝時熱善保聖體如今軍兵兩處屯罰討伐燕離不幷天祚與你家勾當疆土欲借米邊十萬石般送至檀州歸化且不要疑處早些交來已專差使人對以令夏道路難行闔主云此一遣方始是往來禮兼誓書事大要結干萬年交好禮數故專使去因問交燕日割云十一日先令交割官員過來其軍兵只于盧溝河南下寨更符數日得我指揮發過河來又諭某等好去到闕日傳語大宋皇帝立誓已定各守信約承保萬世長如今日則甚好遂行

甲午良嗣及益擴等辭金國主遂齎國書與楊璞俱來國書誓書云云後兩日至雄州宣撫司猶疑金人所約非實因留馬擴同入燕備緩急差使遣益良嗣與楊璞赴京師初王黼旣專任交割燕山事降旨飭童貫蔡攸不得以約束因使良嗣奉使而阿骨打謂良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將十五萬衆一旦不戰自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爲我有中國安得之良嗣不能答乃與其使偕來始祖宗時虜使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附近都邑故迂其塗多其里堠次第爲之燕犒而至皆防微杜漸意也及黼遣良嗣唯務欲速以擅其功與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還皆然又其每至也漸加以禮夸之以富盛金

人因是自負邀索不已𢧐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歲更添燕山涿易景順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我又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舊地則歸我今營平二州乃阿保機於後唐時所陷灤州乃營平地舊已入虜即非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初約于是我無辭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久為我有中國安得之中國亦無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掩其挫敗之醜以塞中外之議因割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為一路而歸其代稅一百萬緡又議折中國物貨以補其闕於是又遣良嗣議折物凡絹三十萬匹絲綿等稱是虜人每喜南貨故雖木棉亦二萬段香犀玳瑁椀碟匕筯皆折閱倍償之至於龍腦

每兩但折八貫則皆良嗣其中爲姦也約既定索禮數因盡還其待契丹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乃遣良嗣奉誓書以金人取誓書副本先視之又止諸界上俾我使復回更易誓書中語然後來我又從之事既畢彼亦遣使以誓書來

〔原注〕此據蔡絛紀實收入絛又自注云作紀實八年始得見馬擴自序備言金人入燕山事實甚詳備然獨不見之紀實所敘阿骨打不許燕山之語及索山後又有峻拒之語訓有良嗣更易語錄之說人有謂山後復率附地之交割隙文大抵我使人疑皆有所參商至如良嗣之爲姦利則是也故紀實盡述嘗日朝論不敢改從他錄挾蔡絛所紀頗與馬擴不同擴自序不可全信故于此仍存絛說良嗣更易語錄令擴自序亦不見此〔案〕三朝北盟會編全据良嗣總錄馬擴自序蓋雖不可全信然事皆親歷情景較眞即有改節不過十之一二唯兩書間有不同此則參商之故良嗣改語錄自序雖不見聽言而正月因日下有童貫呼擴請曰良嗣昨有申到語錄與爲所說不同又二月九日下良嗣月但歸日語錄中載力爭之言數段足矣此即故易之証也蔡絛北征紀實所記阿骨打不許燕山及山後峻拒語總錄自序非不見書但

此說不出于阿骨打出于粘罕兀室耳紀事此節自初以下云云皆用紀實與北盟會編所載悉同

先是宣撫司遣姚平仲康隨分疆域立烽堠回是日再遣平仲同王瓌等隨李嗣本兵入燕山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金人國書云累交禮聘敦講世和復紓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世昭然一言茲見講好息民之心而得親仁善隣之美義談存以堅久事更具于宣陳據燕疆界至只依兩朝差去人貞同行檢觀分剳爲定所云交西京邊界夾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領大單勒于今月十一日于役應會仍報亦撫司几關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迤行其邊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入部合自同謝數禮并報復文字送付恙去單下官員前文議取政掠科迷去人戶雖領宣撫司交付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致是一求結絕必若邊官邀功達約轉展加下不切奠從引惹索亂有失將來久結交好若是再取如此人日亦仰所司宣挾速發遣又以契丹國皇帝在陰山蠻離不在奚部山谷已所處勾當令取嶺老爲舊深坐夏相度所謀雖同外或不抵後患遞里限尺特關賞朝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只據收捎燮離不契丹皇帝兩路兵馬權貪合銷來十萬石宜早分取月月於檀州歸化州兩縣遙分路般送到郎依同報款炎在候保嵩是期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尊奉

書陳逵不宣金人誓書云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
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惟
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
害昨以契丹圖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與師事在誅弔
貴朝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并遼閙灤還幽燕故地當
時曾有依允適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河念
姑發敦好與燕京泳易村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
與之如約令承來書緣爲遠圖尙爲大金所有以自來
與契丹銀二十滿絹三十萬匹并燕所出稅賦五六分
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貴文合値物出常年般送南
京界吉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拜年拜支
綠眷二千榜桃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政
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約問謀誘擾邊人若盜賊並驗
提獲各依本朝法令科非託驗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
便勒留償告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貨得關報沿
邊官司兩國疆界各合防守兩訶界地內加書不侍遮
堵道路至將來殊方異域人往復無得禁囤所貴入通
權好庶保薦世茍違凡約天地繫察神明速應子孫不
紹社稷傾危木朝志欲協和商邦大示議信故與燕地
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靈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
稷傾危如變諭在彼一準誓約不以所與爲定專具拔
述不宣茅齋自序日十一日朝辭阿骨打坐所得契丹
納跋行帳前列契丹報坊業工作花寘宰執左企弓以
次揞笏捧鴨爲壽是時阿骨打形神巳病矣願益等日

南朝許大事你幾個使人商量了功績不小來日好去復差楊璞為聘使報許四月十四日交割燕山及山後率陷地里交割南歸十三日達雄州宣撫司攜留僕隨逐入平十四日丁酉宣撫司差統制官姚平仲康隨等前去交割地界又差李嗣本提兵馬入燕姚平仲至金人要依元約將松亭榆關外民戶歸國數內索取常勝軍郭藥師等八千餘戶元係遼東人也宣撫司以常勝軍先自歸朝有功授官雜以發遣點檢文字李宗振畫策或請參謀宇文虛中畫策曰若以燕人代之則不惟常勝得為我軍又復燕民田產自可供養不須圖家應辦錢糧此一舉而兩得之申奏朝廷遂從其議以燕人代金人亦從之因而根括燕山管下州縣百五十貫以上家業者得三萬餘戶盡數起發合境不勝殘擾獨涿易二州之民安業良以先歸大宋也是時燕人有懈于行者說粘罕曰阿骨打請只以與涿易為界阿骨打曰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也我待死後由汝輩終如約交割

庚子太師劍南東川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司童貫少傅鎮海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副司蔡攸入燕山府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

捲而東朝廷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耳燕人皆怨說黏罕不當與我全燕黏罕猶首鼠欲止割涿易兩州金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交燕畢金國主於契丹漢兒兩府中擒劉彥宗等出居庸關由雲中天德路西巡留白水濼度夏遣官交還本朝山後州縣且聞天祚北走韃靼經營啚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起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灤路以歸虜始得燕方自矜大乃邀索不已而朝廷堅求割燕地則指臣謂使人曰此我有也必欲得之納錢若干萬即與汝雖僧寺巨室之屬指一塔一屋曰此我物也當拆取之汝欲留者即納其直故或千或萬貨之而

後載以去金國主既得燕山子女加久駐氣色已熱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為鄉兵劫撓因罵余覩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出大兵若在網羅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掃皆空時便有語謂使中國修理二三年間卻取之趙良嗣亦嘗私語人曰止可保三年爾時上下皆知莫敢言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紀事云云並據平燕錄封氏編年北征紀實等書删節收入三朝北盟會編引用尤詳今不贅補茅齋自序云貫攸入燕撫定殘民羸卒捧香火迎導而行權呼言曰契丹既滅大金歸國王師入城復見天日相慶之人家至戶到燕人大悅劄李嗣本提兵先入燕城具奏宣撫司方到以郭藥師為先鋒劄本軍望見之以為金人兵至外軍郎遁營中大擾藥師使人往撫之方定攸貫問擴曰衆慮虜人劫寨爾以為如何擴曰可保其不來不必慮也王安中入燕錄云童貫差姚平仲康隨王瓌及良嗣等各帶本軍人馬起發交割燕京平仲將家子豪遊俊爽以

强詞折阿骨打一夕隨定大爲前軍以神師中揚可世統藥師領常勝軍自新城入固安轟鳴鼓吹笙節以大軍夫之爲殿歸本至盧溝橋金人猶人燕見金圖主粘罕日前約復日大事己定並無少疑交敦禮若先時而來是屬偕越生事端敗其權盟皇天昭鑿享圖又況賁朝須求我皇齊少違慮壞前約元帥愼莫生岡可世又檄衆日令日我輩較發刀彀弓以待臺戰督闢先後左右周環亘二百里乃只爲本區己先發軍今滯數割圍主與阿骨爽等卷甲移提兵入城師中可世相繼人得空城而已平燕錄日金人取殆盡將燕城隣寶民戶技帛子女等席捲而吉卡騎非冉至燕駐軍遂攻燕城四面樓櫓反臨城中需素掠取人遺云保大四年夏五月金人以燕之空城及涿易擅順景

差李嗣本統河東兵五萬成西諸道兵爲中路遣郭安次勒兵博山貫攸建旌俾馬公直將河北京議兵駐燕京而良嗣平仲康隨十一日今後時何也平仲割燕京後時五日乃本國何問之有若元師求輸妄豈轄曲者自古敗盟不克寬仁大度曲甑盡從不欲事是日師中等己營料石正索一死耳乃命諸將治本渡河河骨爽等聞我單謂艮嗣平仲日豈敢生事日所以詰問郎呼所屬交龕退舍三十里日哺嗣本焉城市邱墟狐瞿穴處所州河胥爽計寸金寸土裏衞嬪壇倡優黃冠瞿壘金秀水闕居錄云金既破契登堞塡壕擄城爲纏道徒物俱盡乃還厲鶚遼史拾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旌薊州與宋以塞盟錢大昕

宋史攷異云四月癸巳金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州來歸庚子童貫蔡攸入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作以燕京檀景薊順州來歸蓋涿易二州割宋自爲收復也

壬寅金國遣撒盧母齎御押燕山地圖來初欲令童貫蔡攸拜受馬擴姚平仲共曉之乃已貫攸厚賂之乃還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三朝北盟會編云十九日壬寅金人遣使齎御押地圖來宣撫司茅齋自序云十九日金人使齎御押地圖來宣言令童太師蔡相公拜受童蔡皇遽問加何處置擴乃往謂之曰若論御押一加本朝御筆前此累有御筆何嘗使粘罕元帥以下郎君拜受此太過當金人無對遂允不拜先是李嗣本姚平仲軍交燕日用糧夫奪女眞牛馬殺一女眞至是來盤會留償人命及牛馬償復爲平之

乙巳童貫等言收復燕城了當具表稱賀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宋史三朝北盟會編乙巳同邵經邦宏簡錄云庚子童貫入燕表奏蓋并書也宣和錄曰陝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童貫等言恭惟陛下神機先物前知北虜滅亡之兆自政和八年金國遣使通好結約夾攻至宣和四年虜主播遷耶律淳簒立幽燕之民久罹塗炭延頸款關願歸中國陛下俯順人心特詔臣等出總戎干先行招

撫及遣使以禍福諭滄使納土內附滄先敗盟寇邊臣
等卯遵膺畫東由雄州西由安肅廣信諸道進討自五
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八月十四日二十一
日二十九日九月一日九日王師屢勝發虜震攝乘勢
開諭聖德招來遠人廣出文榜遣間齋至燕中曉諭士
民先是郭藥師領常勝軍萬人駐涿州虜中最號勁兵
易州城守契丹亦衆涿易之間有牛闌寨皆契丹素屯
兵馬去處聲援相接涿易仍係燕山咽帳之地臣等既
進兵討蕩兼由間招誘常勝軍及須行結約易州城中
豪傑丙應至九月二十三日郭藥師領常勝軍兵舉涿
來歸二十七日遣發兵馬進敢易州殺發城內契丹殆
盡當日收復易州十月四日攻破牛欄寨易州之路盡
通節文收復歸義安城固安城城涞水頁鄉武清安大
清化涿陰潞三河析津宛平盧龍玉田等縣及景薊等
州同時納土幅員數千里天險地利盡皆有之獨燕京
孤城末下女主偽后肅氏遂稱臣妾遣使納款卻而不
受十月十八日大兵至良鄉縣界殺退賊衆二十三日
遣奇兵徑入燕城殺戮城中契丹萬衆燕民鼓舞四軍
賊首援兵旅拒二十五日再戰于盧溝河賊酋退保燕
城十二月二日契丹燕中兵馬來犯永清一帶己歸順
地分王師鑾戰大獲勝捷横屍薊野餘衆潰散不能再
舉遂與偶后棄城逃遁金闔十二月五日入居庸謂與
王師夾攻收復燕城了當臣等于四月十七日躬領大
軍入燕山府撫定軍民布宣聖澤者全師制勝振朔部

賢暫孝譎州快運於苗政若還袁之詠閣有者水裔圻太世之
無致悌苛之列以皇格天更爲醜請而區之以限勇皆原以天
前大褒嬈壞聖順偉蘇文生冠頼破須之志鉅風昔僅漢有聲
之刑有之范未爲犢文罪迺帶鶩堅埔路神萬氣號存摯光舉
列陳德科范擴武更德析地之奔殺仁屬皇計于殊開何廟圖
臣之而定禹之威邁之木利民斷敵慕酋御士山隣拓奴社來
等原訪三逖憤加前誕之于籍其首義渠極庶川當遏但均成
遠野才章令昭六聞敷纏九戶昏克莫之藏疾奕五曆期休獲
塹聿能之歸甯合恭文聖山提輔六止遠勤首奕季之渭臣燕
周蹂文約碣人之淮王武威疆之城其遁繼者漢之名上民山
轄偃軌以石有中皇因既德來依獻來復伐殆津瓜固雖胥之
獲武同施之指惟帝學昭鎮入結餞逆種之二隔分未招慶都
稟之混寬封之斷陛而庶醫叛彼執興落謀百星盜有徠臣會
膺明于大方謨乃下崇邦閎剛腹俘復之對年辰一混其等鬱
謀成車之且膺成大降丕之之心何古內越藝于方同種聞四
揖功書法下膺智道自享峻會之晉之訌在祖象而宇落周方
循告尉禮十周出拜聖虞察市應三師竊天肇緯穴宙或伐而
幽于南高行原羣包謨舜璞無扶捷爰位之基金處之樓巖無
冀靜咸年之昔疑神之舞衡易老軍何諭靈已緒蕭烈斥犹傳
之明暨而詔裂之機丕干于肆攜聲叩盟必恢塡蕭蠢于僅垂
遺益于敦以冀表稱顯而七人紛疊闢不思奄壑易茲封至萬

黎宣布聖神之厚德御五門而奏凱將賚及于睪元奉萬壽以稱觴當獲陪于列辟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曰貫奏中云不受蕭后納款者先與金虜有約不敢受也又云金國入居庸關與王師夾攻者劉延慶爲殘虜所敗求金人取燕城也

丙午太宰王黼等以撫定燕山上表稱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三朝北盟會編獨王黼賀表不載全文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曰童貫蔡攸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稱賀表中多符瑞語意曰陛峻明堂既揭平朔之號軒藏石鼓仍題復古之名鍾簴銘金則應牧野誓師之時印章篆玉則示漢將破胡之兆承九清之命而整神胥陰相之旅建三辰之旗而向太一之下臨之方云云

戊申金國遣楊璞同盧益趙良嗣等回齎國書幷誓書來遂幷及雲中府及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山後地圖則已交割當時實未嘗得山後土地也其後頗得武朔蔚三州尋復失之兵端蓋自此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楊璞同盧益趙良嗣馬擴持國書幷誓書前于四月十一日甲午辭金後兩日丙申到雄州宣撫司留馬擴備

入燕鍰急差使遣三人赴京此日戊申蓋其到闕日也然王安中入燕錄云童貫差姚平仲康隨王環及良嗣等各帝本軍人馬起發交割燕京則十七日入燕良嗣亦在其役十三日楊據盧益與良嗣三人尚未發雄州也金人國書誓書己附四月甲午日下据大金弔伐錄楊璞回金載有南宋國書日四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使車復至聘問彌殷式馳約載之駁其耆齊盟之重誠參天地惠浹神入取亂侮亡遂底六師之績敦信明義其圖萬世之安仍聽雲中外虞昏主併沐親仁之好獲從恢復之心遠念恂忱倍增感擇用傳于後永寘于懷兩朝耆誓之後所務通權繼好以保永世末節細故各不須校邀功生事講造之人彼此所宜深祭所云權食燕雲兩處無可計辦今特於內地撥挪半五萬石二萬石令河北路宣撫司于古北口外交割三萬石令河東路宣撫司于歸化州或應州以北道路通快處交割並于七月一日以前節大輦致前去計會貴國軍下官員殺取餘事悉如來諭順綏炎律茂覆純休今貝勒楊璞等回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三朝北盟會編日六月二十一日壬寅金人欲交割我朔武蔚三州而國主告甜不及交三州而去又云先是金人逐天祚入夾山遂俯雲中府所有管內州郡皆拜降及移軍燕山如朔州節度使韓正應州節度使蘇京蔚州土豪陳朔等爭叛金人納土歸大宋後粘罕斡離不分遣揮馬逐去蘇京孫圖練取蔚州

殺陳胡復取上畔州郡又陷飛狐靈邱兩縣絕交割山後之意又有隙來責我招納叛人張覺拘收戶口職官及不付所許譽二十萬朝廷知其非遂議罷譚稹矣七月七日戊午八月十五日乙未並可考

庚戌曲赦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等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宋史東都事略月日並同趙昇朝野類要曰曲赦係特降比常赦頗輕乃專爲一事一處有兵災罪昔之類三朝北盟會編亦作庚戌云以收復燕山曲赦河東河北燕山府雲中路則并及山後不止山前一府六州矣續宋編年於本年正月賀書赦兩河燕雲路不知何据令以北盟會編四年十月十三日赦新復州縣詔書附之與此可以參照赦詔曰門下制軍詰禁昭帝王之匾功發致施仁體天地之大德朕祇膺駁命嗣守洪圖聿臻熙洽之期克保盈成之業皇天全付所覆可忘疆理之修先王佑啟後人宜篤經營之念萬邦作乂四夷咸賓惟揭胡之舊鄰侵中華之名壤雖北爲八秋同鑾猾之外區庸燕日幽州與青徐爲王土割賂自五季始盜据垂二百年自藝祖之肇基詒裕陵之復古聖哲垂慮讀訓其昭肆予纂承敢時怠忽顧漁淵結誓之後守其信書且河朔息戰以來重其兵舉人心久鬱神肆有鬭相彼虜酋虐用夷種賦歛暴刻衆懷離散之心刑罰峻深人抱怨吝之戚內親爭叛強敵肆侵遣穹帳以遣遠輕前盟而背覆五都潰決諸姓駭驚用識相將之行往護封圻

之守殆天所授其衆自歸簞食壺漿迎王闕而來保畀
霓時雨慰民望以咸蘇靡動銳旅之攻畫復連城之聚
一方黎庶訪還禮義之鄉千里山河重藏版圖之籍言
念征徒暴露之久轉餉調發之勞井及新民曲覃慶宥
於戩師直焉壯既昭無敵之功道貸且
成斯致丕平之利容爾有衆豐予至懷

辛亥童貫蔡攸自燕山班師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
宋史作庚戌與曲教同日

三朝北盟會編曰二十八日辛亥童貫蔡攸歸以詹度
權節事詹度既就擢訓柄招集散民遠近騎集大金出
嶺外可世平仲郎分陝西河北諸道兵常勝軍守松亭
古北居庸以閤門宣贊舍人劉逸知景州惠州團練使
陽可昇知檀州忠州防禦使任宗曉知薊州悉發官吏
赴上詹度作平燕詩送童貫行日長亭春色送英準滿
目江山映日紅劍歌夜搖楊柳月旌旗曉拂杏花風行
時一決平戎策到後須成濟世功焉報燕山諸將吏太
平取在笑談中鍾邦直行程錄曰二帥提兵十萬入燕
名曰撫定留半月增陴浚隍振旅而還歸朝募府計功
論賞等第有差二帥一以闖進一以倖進自少至老立
功名取富貴皆以素蔽欺同得之居內則專機政在外
則握重兵是豈知兵者不明紀律不知賞罰毋嚴剃重
罰以箝天下之口雖甚願倒錯繆無敢議其非者童貫
惟以一老吏李宗振參決雖權軍政一以委之幕府拱
手備員而已推勾當公事官李積中廣東人年七十許

以不偶于時凡三十年不赴朝緣大臣薦以特旨入幕兩投書于二帥備言今時用兵得失與金人交通利害異日必爲邊患累數萬言皆切是今日所驗者二帥素不知今古憒然莫知何等語漫不加省但日事虛文爾縱興失搜抉奇異爲蠱惑計孰知爲天下慮而卒以是敗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海昌倪鍾祥輯注